

年

卷

期

12

10

第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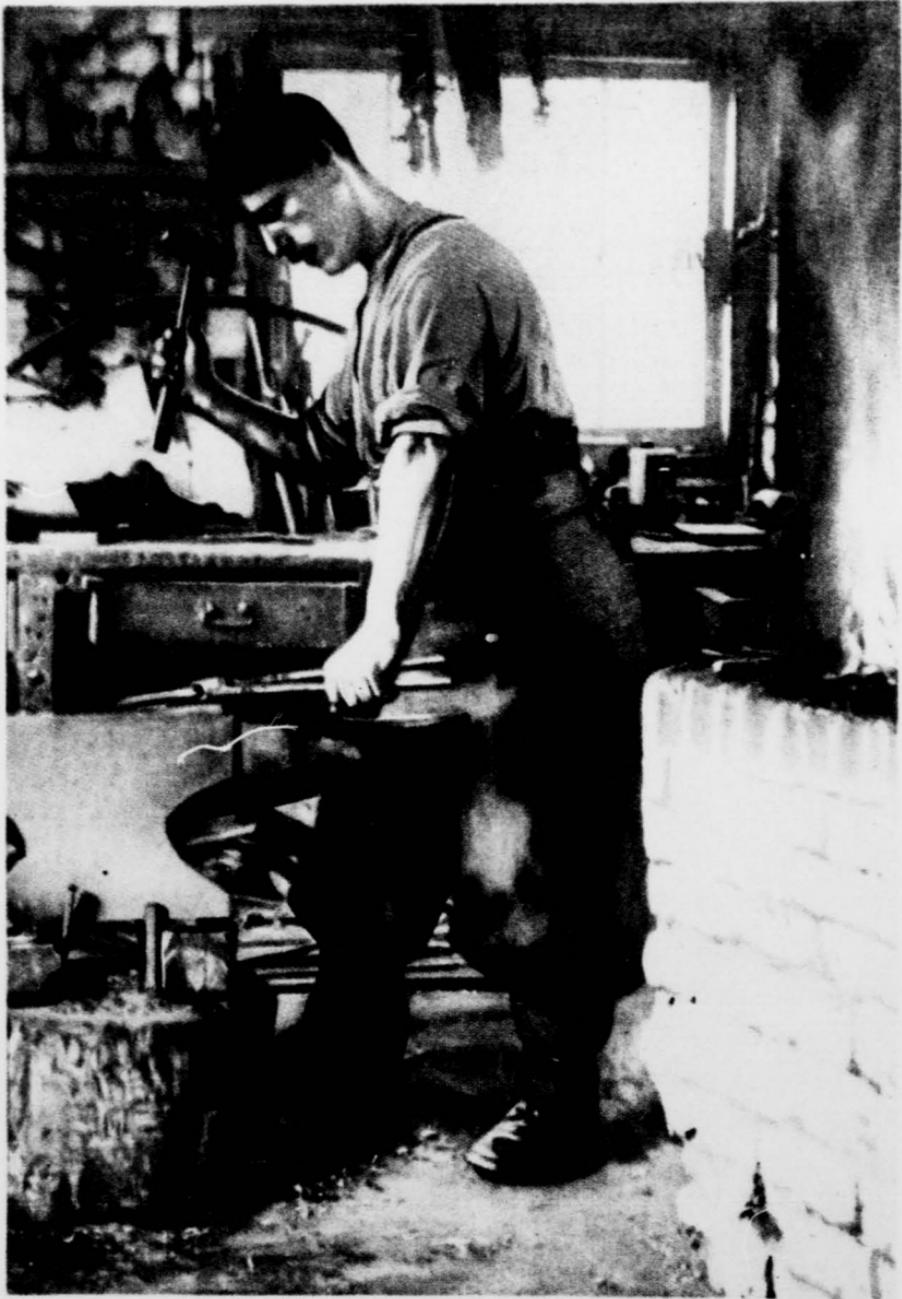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II No. 10 (153)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五三號)



第十二卷 第十期

第十卷 小說月報 內容預告

本報擬於第十七卷開始時，貢獻本報的新舊讀者以幾種重要的新的東西：

●莫爾頓 (G. Moulton) 的「文學之近代研究」是一部大家都認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學的最重要的書，現已由傅東華君譯出，將逐期在本報發表。如果本報的篇幅還可容納，我們將再刊載一部赫特孫 (W. H. Hudson) 的「文學研究道言」譯者是沈仲九君。

●明年是法國偉大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的六十壽辰，他的朋友們要爲他出版一本紀念冊，已有信到各處去徵文本報恰好得到敬隱漁君譯的他的大著「若望·克利司多夫」(Jean Christophe) 將在明年正月號開始刊載。

●荷馬的史詩「亞特賽」(Odyssey) 是萬古不朽的一部名著，差不多無論那一國，都有一種以上的譯本，除開我們的中國。現在我們很高興，傅東華君已爲我們將這部大著譯爲中文了。他的譯文是有韻的，譯得很謹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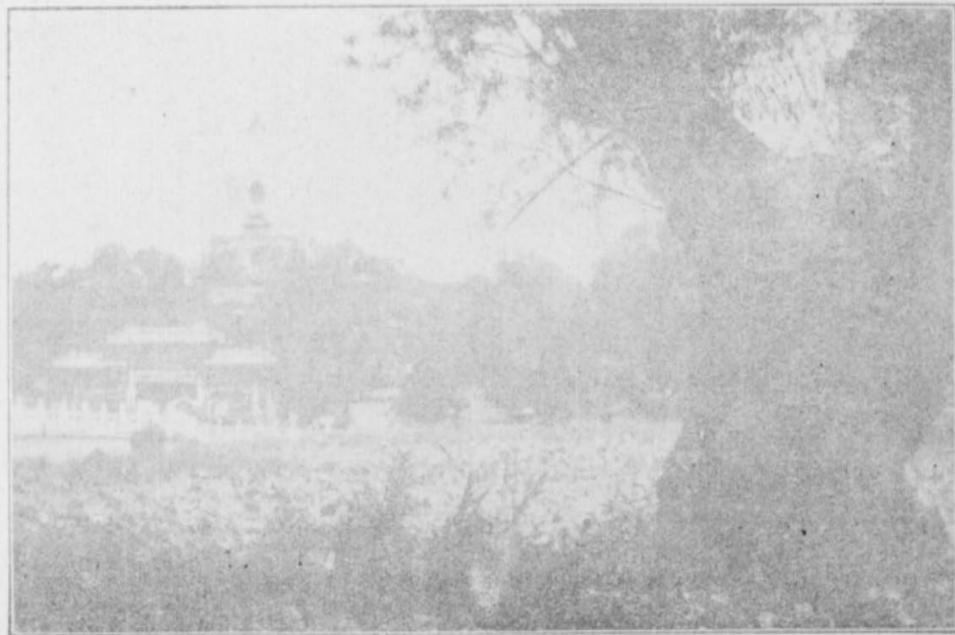
●「弱小民族的文學」，儘有許多好作品，他們的呼號是懇摯的、憤懣的，他們的藝術也不比先進的大國壞，還有蘇俄的文學，現也成爲大家所欲知的。我們將特請沈雁冰、胡愈之、瞿秋白、耿濟之諸君專門介紹他們的短篇作品。

●兒童讀書的福氣，在我們中國是最壞，除了一二百種一刻可讀畢的「童話」及字小如蠅腳的下等小說外，還有什麼給他們讀，我們將特闢一欄「兒童文學」，每期都介紹些新的東西給我們的教師們與兒童們。

●近一二年來，本報上登的詩歌、劇本不多，自十七卷起，擬每期多登幾篇。現在劇本方面，已有隋玉薇女士的「國家與生命」、素如女士的「蘇菲」等等，詩歌也已特約幾位先生擔約。此外「文學大綱」「中國文學者生卒考」等長著，俱將續刊下去。關於創作，我們更將特別注意，擬多方面的搜羅許多作家爲本報撰稿。

本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已有一大冊，篇幅近千頁，定閱本報諸君有以特廉價取這個巨大號外的權利。

京 華 勝 跡



余 康 齡 君 贈

塔 前 古 幹

禹之鼎人物真蹟



推行國語的工具

商務印書館發售

關於國音國語的圖書教具

教科應用

國音·國語

實用國音學	三角五分
國音學講義	四角
著元國音學	九角
國音新教本	五角五分
國音新教本教授書	三角五分
國音字母義	二角五分
國音字母教案	七角
國音初階	一角
國音淺說	一角二分
國音新淺說	一角
國音國語講義	四角
英語國語講義	四角五分
國語學創	四角五分
國語教學法講義	四角
新著國語教學法	七角
國音問答	二角
國音沿革	二角
國語拼音	二角
東三省國語補充教材	五角
法彙本	五輯 每輯八角
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甲四角 乙一角五分
外國人用中國國語留聲機片	課本 二元五角

會話

實用國語會話	一角六分
王模的談話語	三角
國語會話	三角
新法會話讀本	四册各六分

文法·語法

實用國語文法	二册各七角
中國語法綱要	三角
新法文法綱要	二角
新著國語文法	一元

國語文法講義	六角
國語虛字用法	三角五分

國語文

白話文範	四册各三角
白話文範參考書	四册各三角
古白話文選	二册二角
近代白話文選	二册九角
歷代白話詩選	二册一角
歷代女子白話詩選	二册一角

歷史·地理

新著國語文學史	九角
白話本國史	四册二角
白話地理教本	二册

參考應用

教具

注音字母練習片(附拼音鏡)	每付八角
練習國音五彩方塊(附說明書)	一元
鑽石國音方木	五角
虹標練習國音五彩方塊	一角
國語拼音方字	一盒二分
國語拼音盤	一盒二分
國語遊戲手語法	一角二分
注音字母讀語方棧	二角五分
國語科讀法筆記簿	一元

圖表

國音字母發音圖(附說明書)	一元
王璞國語發音圖(十六幅)	一元
高元國音圖形式圖(十六幅)	一元
國音指掌圖	一元
國音方字圖解(附教法)	一元五角
國音京音對照表	一角五分

字典·詞典

校改國音字典	四角
校改國音學生字彙	六角
國音白話註學生詞典	二角
國音標準白話詞典	九角
國語詞典	五角
國語同音詞類彙	五角五分
國音新詩韻	六角
白話字話	四角
破音字舉例	四角

字帖

國音字母草體習字帖	一角五分
注音字母習字法	一元

優待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期
中本告白內所列圖書
一律半價發售

國語留聲機片 八張三十二元 會期內特價二十元

外國人用中國國語留聲機片 十二張四十元 會期內特價三十元

◀另印目錄一册附載內容提要承索即贈▶



小說世界

第十二卷 第十期

目錄

封面
與
插圖

英國人之勞工精神

京華勝跡——仇十洲女士真蹟

在別墅中

說海一勺

亨利第五紀(續)

蟲天室摭談

慈母之魂

浮萍般底人生

快樂之途

陳寒玉

王無爲

林琴南遺稿

錢无咎

鄭醉玉

齊澧

怡然





□純飛館筆記……………徐仲可

□英倫縊屍記……………南海馮六

□諺語考……………余康齡

沁香閣筆記……………李涵秋遺稿

滑稽小說之要素……………桌呆

□西笑……………霽虹

綠玉練……………張小波

□億蘭館聯話……………徐寶山

慈善的人……………蔣用宏

□諺語考……………余康齡

此中甘苦……………嚴美孫

□冷心……………

烏拉現相……………嵇鶴

□古城得寶錄……………天游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製

新年及冬至節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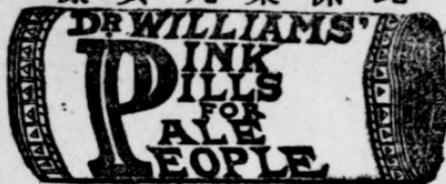
各式賀年卡片

本館歷年所製之賀年卡片，已達三百餘種，式樣玲瓏，印刷豔麗，本年又增出新式卡片十餘種，採用別出心裁之圖案，於投贈祝頌之中，寓發揚藝術之意，當為各界士女所樂用也。

書畫 名人手筆精貴無比
 祝語 典麗吉祥妙造自然
 印刷 珂羅版印三色版印凹凸版印鑲珍版印
 均備
 定價 每張自二分半至一角六分整組購買尤為便宜

■ 印有價目單承索即寄

此係藥丸真樣



治愈瘋濕

係由西醫蔡芬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獲愈

因西醫蔡芬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他患瘋者

西醫蔡芬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他患瘋者
 知酸女痛故健
 濕酸女痛故健
 痛必需補
 士自己患
 必能療治
 之也彼已
 會經親自
 服用天下
 馳名能



女士玉照

西醫蔡芬士

傷胃不消化胸肺萎弱皮膚瘡癩等症均可治愈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費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驅除瘋濕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得獲全愈矣因此功
 色分男女老幼也廣州志街仁
 不醫學少時在夏萬芬女工來信
 濟醫者校長蔡惠芬女工來信
 云啓後在廣州創辦濟世書
 畢業後在廣州創辦濟世書
 該院因業務繁榮起見
 失調致患濕粉麻木起
 面黃肌瘦飲食不進
 載大醫之紅補丸有
 之功往永漢北路老威藥房
 補丸打照方體驅肥精
 若失飲食大進體驅肥精
 若失飲食大進體驅肥精



謹防

凡由大瓶傾出
 論數打
 百數打
 之腰圓
 紅藥
 九者斷
 非韋廉
 士大醫
 生紅色
 補丸也



在別墅中

陳寒玉

因為懼怕死的惠臨，不得不遵從醫生的吩咐，拋棄了機械的生活，來到N先生的別墅中暫時休養。

這時已經夏末秋初了。然而金風雖起，自然的顏面上，並沒有落着一些秋痕。就是像我這樣一個善感的動物，也未覺得秋意曾經彫斲我的心靈；我正想在這欣欣向榮大自然的懷抱中，苟延我殘喘的生命咧。

N先生的別墅，在C新村的靠南；位置非常得宜，空氣亦很流通。別墅的四週，圍着蔓延牽牛藤的竹籬；在早晨，牽牛花盛開得如同人們的青年時代，我時常把舌尖去舐飲花上的甘露，自覺比較郎中先生指示我把黃金換來的藥汁，勝過多多。別墅後的竹籬外，有一池碧鄰鄰的綠水；池中點綴着嫩綠的荇藻；週圍邊際，浮着不少菱葉；有時日落的時候，乘着夕照的餘光，擷着小竹枝去撈覓菱兒；但也很難得，因為一夏天過去，在沒有成熟的當兒，早給遠近的人們採摘乾淨了。然而我的興趣，並不因此損減；因為這裏比較塵埃瀰漫的上海，好說是「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換

句話說：這裏無異天堂，上海實是一個變相的人間地獄。在上海活一日，至少心靈上要多一個創痕；這裏縱然不能如廬山牯嶺那樣的幽勝雅緻，但空氣的淨潔，環境的甯謐，對於我被創心靈的涵養，已是十二分的適宜了。

我到了別墅中，倏忽已是三天；關於我的起居飲食等瑣事，逐漸部署妥貼，我便想把我這新領域的境界，擴大開去；因為籬圍之內可涉足的地方，究屬有限。至於籬圍之外，除了一泓池水值得鑑賞外，餘都是些半近於人工，半還是天然，失去了真面目的東西。

在別墅中我維一的伴侶，是N先生的姪兒仲芬君。我和他從小便是知交；到這別墅中來，也是他盛意的介紹。他校中還沒開學，因此頗有閒暇伴我玩耍。這天天色很好，我們大家換了身打獵的服裝，因為烈日的炎威，各人又帶了一把油紙傘，游行到村外的原野裏去。

綠蔭下的生活，久已疏遠了！今日如同久客他鄉的游子，歸來慈母的懷中，怎不令人心曠神怡！我的胸襟，只覺無限地寥廓開去；我的神思，只覺非常地靈動起來；至於死快臨頭的感念，卻毫不在我意中了。

但不多路，我們忽然遇到了一處恐怖的地方。我們經過無數新墳舊塚，疊疊的土饅頭，如同人身上流過血的贅疣。仲芬和我講述這些墳塚的歷史，在一年前，這地原來是數萬健兒廝殺的戰場；發動的時期，恰巧就在這幾日；多少頭顱，多少鮮血，曾經犧牲在這地！

我的興趣，頃刻之間給他打消個乾淨了；並且陡然增了我無限的沉痛！

在綠色的長草中，我們找到了一條戰壕，壕中蔓生着野草，草中盛開了許多不常見的小花。仲芬摘了一朵紅的給我道：『你知道麼？這就是無辜人們的血所迸發出來的花。』

我拈花沉默着，而內心不禁感着一種難言的恐怖。離壕不多路的地方，猶有一所破屋的遺型，隱藏在玉蜀黍中。屋蓋已片瓦無存，沒有倒塌的敗壁，依然臨風矗立着。至於屋主的存亡何在，卻無從打聽；不知還是就葬身在這類坦之下呢，不知或已成了世上的流浪者？

在一條斷橋邊，忽然聽見一個賣柿子的人告訴人家：說是許村上到了一個癡婆子，見着年青的男人便追趕。幾天前，據說某人家的新墳，給她挖了一個大洞，棺材總算沒有打開。硬說她的男人給他們活埋下去了。這不是笑話麼？

仲芬道：「許村麼？那不就前面麼？」

仲芬是很喜活動的，好奇心又大，立刻挽住我的臂膀道：「去看看！」

我道：「一個癡婆子，有什麼好看呢？」

仲芬道：「橫豎沒有什麼事，許村並不遠，看看又何妨！」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事，本來出來是爲着逛逛，就是遠，只要值得，去也無妨。許村在河那邊，我們於是渡過斷橋，取道彼岸，仲芬又把這斷橋的痛史告訴我——這橋是給飛機上的炸彈炸斷，因爲當時近橋，曾經扎着一所大營；但大營卻並沒炸燬。

這樣劫後燼餘的殘跡，雖然經過一正年的淹沒，然而沿途的景色裏，仍有一處處點綴其間。

經過一里多路，據說已經到了許村。但是村裏靜悄悄的，並不見什麼癡婆子；只有幾隻狗兒，嗚嗚地露出一副不客人的鬼臉。仲芬向一個孩子打聽，方纔知道癡婆子追逐趙家的二孫子，直追向黃家闖去了。

「過去就是黃家闖了。」仲芬的意思，自然是叫我繼續前進。既不遠一里多路而來此，又何必吝惜「過去就是」

的一些路程。我道：「那麼，我們趕快去，別又跑到別的村子上去了。」

週圍十里之內，是仲芬出身之地；大道捷徑，都所熟悉。我隨着他在棋盤似的田埂上，灣東轉西的走。不多一刻，仲芬指着蘆崗那邊一帶屋脊道：「那邊就是黃家閘了。」

一帶屋脊，都很整齊，而且都像大戶人家。我默忖這裏也許沒有遭到砲火的浩劫。——然而我又覺不然，說他「劫後重新」豈不更有理由得多。

正走之間，仲芬忽然欣喜的喊道：「啊！還好，癡婆子還沒有跑掉呢。」

我怔住了，頓時站定下來問道：「在那裏？」這時我中心惴惴，深恐偶一不慎，落了趙家二孫子的後塵。

仲芬指着西面的一個高墩道：「你不見那裏站着一大簇人麼？除了看癡婆子，還有什麼事呢？」

這話我以為有幾分理由，但亦不敢謬然武斷。我於是一直跟他上了這高墩。

一羣觀衆，大小約有十多個。正在說笑的說笑；拍手的拍手；狂叫的狂叫。我們下了紙傘，打作手杖，從他們背後爬上去，大家都沒經意。仲芬早把頭顱伸入人叢中，我縱目向前面低窪的村落上搜尋，但見一叢叢站定的羣衆，伺候着什麼似的；至於癡婆子的所在，卻逼覓不得。

我正想找一個旁邊的人問問，仲芬的頭已從人叢裏退出來，他問我道：「瞧見麼？坐在樹底下。」

我道：「沒有瞧見，在那一棵樹底下？」

仲芬道：「我們到空一些地方去看，這裏太擠，看不清楚。」

在一個空擋裏，我們站定下來。這地的位置很好，恰巧準對着癡婆子坐在的一棵大樹。樹和高墩的距離，約有一

百多碼，仲芬指着樹下一團黑魃魃的東西道：「那就是癡婆子，你瞧得清楚麼？」

我極目看去，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下，隱着一團所謂黑魃魃的東西，約有二尺多高，一個固定的石翁仲似的，並不行走，也不動搖，也沒有聲息。這時假使我心目中不早存了牠是「人」時，我不知道將要指牠做什麼東西？因為在我視線所及的，不過是一團黑魃魃的東西罷了；至於手足頭頸五管等，絲毫分辨不出。

然而大家都是遠遠的站着，東也一簇，西也一羣，和她列成椅角似的陣勢，亦不敢進，亦不敢退。在一般觀衆的神情看來，大家都是懷着莫大的戒心，對於這位癡婆子是非常重視的。

我不僅對於這位癡婆子非常的疑異，而於許多觀衆的對於一位癡人何以要放着如此嚴重的態度？尤爲不解。我忍不住的把這問題就教仲芬，仲芬卻默不致答，只是出神的注視着下面。我知道仲芬是素有一種癖性，對於不論什麼事情，常在靜觀中求得牠的真理；在沒有了解之前，不肯輕易置喙的。

她忽然緩緩的蠕動了，一般觀衆，頓時也不安起來。然而她是如何的動作，並瞧不清楚，只見她漸漸的長起來，似乎很文靜，並不舞躍。

「又立起來了！」

大家都驚駭地說。仲芬忽然不耐煩似的拉着我道：「這裏太遠了，瞧不清楚；我們何不下去看？」

我道：「下去不要湊巧碰着她，吃她的驚嚇還是小事，給人家取笑又何苦呢？」

仲芬道：「怕什麼，難道她吃了我們不成？」

在我的理想中，一個癡婆子似乎也不值得看得十二分嚴重的，然而大家卻是如此的看重她。因為急於要了解

這不解的心，勝過怯弱的恐怖心，便隨着仲芬跑下高墩，直至距離癡婆子占據的大樹十碼之外的一個墳塚上站定下來。這比先前在高墩上的距離，成了十與一之比，自然近得多了；就是癡婆子的癡容，也約略可以辨認。

照我的觀察，說她是人，毋寧說他是鬼！頭髮失去了固有的光亮，而且脫落得祇剩了常人二分之一，這二分之一的亂髮，長的披散在肩上；短的蓬鬆在臉上。臉皮如同風乾的臘肉，兩個癩得酒杯似的嘴吧，襯托着兩個高聳的頰骨，益發失去了人的形容！

講到她的裝束，可更不堪描述了。上身是一件破青布衫，下身是白布褲；這所謂「白」字者，不過是我進一步的審定；至於外表的實際，卻早已不成其為白！除污垢之外，復沾染着不少泥漬。然這不過異乎常人些罷了；除此之外，猶有不少不易了解的東西，長的扁的，約有五六根；模樣和什麼肉食品剩餘的骨頭相彷彿。每根都用長的繩子或布筋牽繫着，有的繫在腰間，有的掛在頸項上。從頸項上掛下來的一個，形狀圓中帶長，約有飯碗大小，與衆不同。她對於這一個，似乎也格外瞧得寶貴，不離手的捧着。

這時她的神經，大約正在開始變動。除凹而光芒慘淡的眼睛，和同臉皮成了一色失去了血色的嘴唇，不住的閃動外，時而喃喃地變做和人理論什麼似的形狀；時而把兩個頰骨聳動，變作慘笑的模樣；時而似哭非哭的，把手裏捧着——就是掛在頸項上的一個圓的東西，忽而做作親吻的模樣，忽而做作噓吹的模樣；在這當兒，同時發出一種格格格的怪聲；所謂怪聲，似乎並不是從她喉間的聲帶上發生，彷彿一聲聲都是從她肚皮裏鼓激出來。

仲芬不覺低聲驚呼道：「啊啊，C！這不人頭骷髏麼！」

不說我倒也想不到，說了頓時提醒我。我一瞧可不好了，確乎是一個完整的骷髏！因而我從聯想而斷定道：「那

麼，她腰間掛的不是人骨頭了麼？」

仲芬也是十分駭異。從種種不可了解的詭秘中，我漸漸覺得她確有值得重視之點了。這所謂重視者，也可說是恐怖；簡單些說：她確有使人恐怖的理由；單是我所認為從她肚皮裏鼓激出來的格格怪聲，已足使我不寒而慄。

仲芬依然抱着沉默的態度，我則想到了賣柿子人告訴我們的話，知道她並不是僅僅目前這副善狀，兀自有些心驚膽戰。因為恐怖而戒備，於是把油紙傘摺緊，另將一個小籐圈套上，預防一旦禦戰時不致撐散開來。

這樣約摸一刻鐘過去，她的神經又起了比較劇烈的變化。她忽然臉一苦，接連格格的幾聲，一蹤步離開了大樹三四尺，兩手向空舞着，如同攫拿什麼似的，兩隻小腳，在草地上也無定止不住的游動；比仿起來，正和常見的女巫說鬼話時的神情畢肖。

一霎時，她兩手一叉，擄上衣袖，將手在眼上搭了一個涼蓬，灣着腰，四轉過看來。我們站立的地方，自然逃不出她的注意。當她面龐旋向我們時，大家頓時浮動着不安，預備趨避她未來的銳鋒。和我們同站在一起的幾位，一見她伺機而進的模樣，早向後退；我和仲芬二人，不覺頓成了她的目的物。她的所以格外注意我們，另有一種特別緣因；因為我和仲芬二人，着的是一身黃色的打獵服，形式來得與衆不同。我和仲芬自覺有些不妥當，便也預備轉身。我正將紙傘提起的當兒，驀地她一聲尖銳的怪嘯，在驚怖的餘音中，意至慘厲；兩條發青的眼光，準準確確的激射在我們身上。仲芬卻立刻拉住我道：「別逃別逃，逃了定然激怒她，反而弄得凶多吉少。」我雖然深以為然，而兩腳卻如同踏在薄冰上，心臟懸空了似的，兀自鼓動得發痛。

幸而這時她並不衝過來，兩手靜靜的放下，交叉在胸前。她面上起初似乎非常驚奇，繼而又甚驚喜，登起兩個頰

骨，露出一口黃中帶黑花的牙齒，做出一種令人傷心的笑容。仲芬牽着我的衣袖，輕輕不露形的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向後倒退，油紙傘則加意緊執着。

她似乎看出我們是向後倒退了，她立刻張開兩手，向我們不住地招着，並且慢慢的向我們迎來。但是形勢並不急劇，我們退一步，她則進一步；我們停止，她亦停止。我的兩腳，已經軟化了，先前的好奇心，似乎已經無形打消，而只希望立刻脫離這虎口。我又想到我是有病的人，就是出來，原不過散散心，何能當此帶着戰爭意味的事情？我於是低聲勸告仲芬道：「還是爽快的逃罷，着了她的手可不是要。」

同時她忽然也開口了，兩手仍向我們招着。

「噢……哈哈哈哈哈……你回來了麼……哈哈……快些快些……天有眼睛，地有鼻頭……快些快些……」

她一壁說着，一壁招手，並且直向我們迎過來。

我不覺一嚇，撒了仲芬的手，接連向後幾縱步，避遠了近兩丈路。仲芬也不遲疑的後退。她瞧見我們逃走，忽然停住了不動，面上立刻變了盛怒，眼中射出畏人的光芒。接着把掛在頸上的一個鬮體，提在手裏，一手指着仲芬道：「你這殺配！你這砲灰！我和你拼一拼這條命。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你還要拉他走！」說時，舞着鬮體，直向仲芬衝過來。仲芬見不是頭，轉身便跑。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緊執着紙傘，三步并一步的先向眼前的一座桑林中竄進去，由林中的小道，抄到高墩下。這時我已喘息不堪，兩腳差不多將癱軟下來。霎時間仲芬也已到來，癡婆子雖落了後，然猶連跌帶奔的窮追，兀自不肯放鬆，我覺不容遲延於是將紙傘橫執着，把兩手也當作腳，直爬上高墩的頂巔。原在高墩上的一般觀衆，對於我這狼狽的情形，大家不約而同的哄笑起來。

仲芬跟着爬上高墩，喘笑着道：「放心罷，量她這樣瘦的高墩爬不上的。」

我實在給大家笑得窘極了！自己埋冤着道：「今天真懊惱出來的，碰着這樣癡鬼。」

仲芬道：「有什麼懊惱，佳運哪！她不是找你回去麼？」

我知道他慣喜打趣人，便急止住他道：「好了，別給人家聽了笑話。」

這時她已追至將近高墩的桑林邊，因為失掉了我們的蹤跡，正徘徊四顧。她似乎沒有留心到高墩的頂巔，竭力向下面搜尋。終於因為找不到我們的跡兆，格格地慘然笑了幾聲，鑽入桑林去了。

仲芬歎息了一聲，搖了搖頭道：「這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聽她的情形，其中必有一幕不可思議的慘劇！」

我道：「癡便癡了，天然神經有病，何以見得其中有幕慘劇？」

仲芬道：「不然，大凡癡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先後天不足，或者受了遺傳病等，天然神經有病，日久遂完全失了知覺，錯亂顛倒的成功癡病。一種是本來身體無病，一旦忽然受了劇烈的刺激，神經變亂，遂成同樣的癡病。但詳加觀察，則前後兩種的情形，迥然不同。前者終日不過昏頭昏腦，喜怒無常；後者除喜怒無常外，尚含有一種要求；所謂要求者，就是以前所受刺激的反感。譬如像我們從前校裏的茶房褚福，癡病發作時，常持刀殺人。這就是因為人家污占了他的老婆，還把他的田產吞沒了，仲冤無門，致成瘋癲。他的所以持刀殺人，就是在他錯亂的神經上，還有一個仇人的印像……」

我道：「那麼，照她的情形論，難道是在情場失意了不成？」

仲芬道：「大概多少有些關係，可惜不知道她是那裏人氏，詳情無從打聽。」

守了一會，不見她從桑林裏回出來；我眼前不覺頓時幻現到她在桑林中發掘人家墳墓敲擊棺材等恐怖的景象。這時大家都把注意癡子的視線集中到我們身上，大半並且走近我們。其中幾個村童，帶着幾分畏懼，低聲喚我們「洋鬼子」。我正覺忸怩不安的當兒，忽然聽得人叢中一聲么喝道：「滾你媽的蛋！不准胡說！N大先生家的姪少爺都不認得了，沒出息的下流東西。」

仲芬不覺一驚，急回過頭去瞧時，——是一個披着白短褂，套着青布褲，廠兄赤脚的農人。——便招呼道：「啊，和尙你也來的麼？」

「是的，二少爺！我到大叔家去還米粉，回來經過這裏。你們怎麼也會到這裏來，不怕熱麼？」

「還好，不算熱。這個癡子是誰家的，你認識她麼？」

「癡子麼？有什麼不認得她！二少爺難道不認得她了麼？」

「怎麼？仲芬很驚異的道：『我怎會認識她？』」

「她從前在大姑奶奶家做過沅小官人的奶媽。」

仲芬失聲驚呼道：「啊啊！就是她麼？怎麼——怎麼會發癡？一直很好的。」

他把短褂襟在額上抹了一下汗道：「唉！真可憐！他一壁說一壁搖着頭；在他臉上的神情看來，這件事情可斷定確是十分悲慘的。仲芬道：『時候已不早；你不是也回去了麼？』」

「我也回去了。」

「那麼，我們橫豎同路走，路上談罷。」

「好的——你們的傘用不着了，我來替你們拿罷。」

我急忙道：「不敢不敢，我們自己能拿的。」

仲芬也道：「不必的，鄉下路高低不平，很難行走，我們要把他打作拐杖哩。」

他抿嘴微笑的打量了我們一下，似乎以為像我們這樣青年時代，不應使用拐杖的。但他卻很有含容的並不冒昧說出口來，僅在飽滿誠樸精神的鄉農神態中，流露出一絲微笑的意見。我們三人一淘下了高墩，循着來時的原路走。仲芬又和我們互相介紹，我纔知道他就是仲芬家管園的兒子。

仲芬接着道：「她不是叫吳媽麼？去年新年我在大姊家吃年酒，還見他怪伶俐的，做事非常能幹；怎麼一年多不見，便變了一個瘋人？——唉，真是人生如浮雲，變幻不可測！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

「說來真傷心啊！完全爲了去年斷命的打仗……」

仲芬道：「打仗時候，她好像已經不在我大姊家了，大姊家逃到上海來，我卻沒見她。」

「是啊，她在端陽時候便回家了。因爲她自己的兩個女兒，大的生了黃病；小的生了臘痢；糟到怎麼似的！於是不得不回去了。她的男人叫產金，種了一畝多田的棉花，在外面忙得沒頭蒼蠅似的，也是鬼差神使，合當有事；往年卻從不種棉花的，今年不知道怎的，無端想到種起棉花來。一條性命，便送在這棉花上。」

不是去年七月二十邊，正要開戰快了麼？本來吳媽主張把全家搬到娘家去暫避的。她的娘家在蘇州某處鄉間，據說那裏倒很太平，沒甚危險。注了該死的產金，卻爲了棉花快好收摘，無論如何，不肯逃走。吳媽死命叫他去，他定見不肯去；只叫她們先走，隨後他看了風色果然不好再動身。吳媽弄得沒法，要是大家不走罷，幾個小孩又沒有地方安

頓；自己又是女人，聽得外面謠言紛紛，終日坐立不安。後來火車斷了，風聲一日惡一日，纔匆匆帶了些細軟，同了小孩乘着一隻便船先動身。產金卻毫不介意的一天到晚在棉花田裏踱來踱去。這時大概有去路的人，是早已逃之大吉；沒有逃走的人也終日躲在家中，不敢出門一步；因為各處村上，已經發現拉夫風潮。大家也時常關照他不要到棉田裏去，拉了去可不是頑要的，他一面答應人家，一面去仍歸去。一天計算起來，總是在家時少，在棉田裏的時候多。

那天據說前線吃了一個敗仗，消息大惡；後面開來了不少子彈，沒人扛擡，便又到各村上拉人。那時已在將夜，產金正在棉田裏看棉朵，忽然聽見有人走進他的村去，深恐擾到自己家內，便兩步併一步的，想逃回去攔阻。其實朵在棉田裏，到一世不會拉着他的。那知剛進村子，還沒到家，便給拉住了。你道他家中有什麼不呢？要緊的東西，已經完全給吳媽帶去；只有一張硬木牀，一條破棉被，幾張棺材板的檯檯，著的統在身上。

自從拉了去，一連五六日，纔有逃回來的人傳說他並沒有死，也沒受傷，說是他想一直逃到蘇州吳媽那裏去。大家倒都替他一樂；後來便一直沒有信息，大家都以為他已經逃到蘇州去了。那知後來戰事一停，我家大叔恰巧到蘇州去，便道到吳媽處去一問，他卻並沒有逃去。我家大叔呢，也不好，是個老實人；從頭至尾全告訴了吳媽。吳媽正在吃糖芋奶，當時一曉，便悶了過去。醒來便癡癡八倒。後來娘家大家送她回來，另外托人四處打聽，生死存亡，也沒一些消息，從此她的癡病便一直沒有好。瞧見小伙子，便當作產金。後來娘家仍把她帶了回去，不知怎的，又給她逃了出來。蘇州到這裏，有一百多里路，會給她獨自摸到了。專在附近的村上胡鬧；時而去掘人家的墳，時而去拉小伙子。你們瞧見麼？她身上不是掛着不少人骨頭，頸上還掛着一個骷髏麼？

我道：「爲什麼這裏人不仍把她送回娘家呢？也許她的男人還沒死，流落在什麼地方，將來還有團圓之日咯。這

樣任她漂蕩，將來怎樣結果呢？」

「那裏還有這希望啊！我們鄉下人流落不到什麼地方去的，要回來卻早回來了……」

正說之間，仲芬忽然失聲道：「啊啊，和你走過了頭了。」

「我知道的，時候已不早，鄉下野狗多得狠，送送你們。」

仲芬道：「不必了，害你一人回去，好在這裏我完全認識的。狗咬有傘，你快回去罷。」

「再送你們幾步啊！」

他一直送到我們斷橋邊，望我們渡過斷橋，纔告別了。

我們尋着舊路歸去，一路大家沉默無言。或者仲芬也和我一般的給悲哀的情序鬱塞住了！半路上，我們經過一棵斷裂的銀杏樹，岸然兀立。樹幹很古，上半截已僅存一支兒臂般粗的牙枝，勃發着綠葉，斜立在裂痕上。我不覺停止下來，一度撫摩；從袋裏摸出一把小刀，扞去浮面一層黑色的樹皮，拔出胸前的自來墨水筆，信手寫道：

——誰能修補這巨大的創痕？

——誰能追償這已逝的幸福？

——誰能溶解這淤結的沉痛？

——誰能蕩滌這歷史的恥辱？

仲芬慘笑道：「明年此日重來，討牠的答覆罷。」

我道：「說怎麼重來不重來，你又安知明年此日，我們不癡、不瘋、不癩、不死滅呢！」

夕陽西下，微風清徐。在薄醉的霞光中，蹣着晚香的茅草，回歸我們的別墅。竹籬上的牽牛花，正張開笑口迎接我

一九二五，九，十五，初稿。（留）

說海一勾

王無爲

河干柳

滄陽勝地。以城東萬泉河爲最。河干多楊柳。夏日荷花盛開。遊人接踵。士子視爲消夏地。故是處有梨園酒肆。茶社如林立。茶社之最者若鷓波館。天香閣。每日出入其中。不知其若干人。然多客籍。土人不與焉。土人樂聽時調花鼓。鷓波館天香閣。逢迎客籍人意。代以留聲機。自是茶社分南北畛域。有凝香社者。結構陋甚。而名甚噪。蓋土著人所組織中。藏歌舞也。前此七年。凝香社歌者曰柳兒。名噪甚。時人相謂爲河干柳。余心異焉。及往觀。亦庸粉俗脂耳。顧其聲譽鵲起。或偶濡筆。數數書曰柳兒。過河干。戲謔聲入耳。每語必雜以其名。公共廁所以及閭巷門牆。咸有其名書焉。余益惑以其人之少見多怪。值孟蘭會品菊。余復偕衆往。見遊人咸注目凝香社。或狂呼柳兒名。一衆者。含睇宜笑。豐若無骨。按板而歌。聲清以越。訝問何人。僉以柳

兒告。蓋昔者爲人所誑也。或云。柳兒操暗娼業。春色半藏。知之者蓋寡。於是藉凝香社招徠遊客。自後凡作狹邪遊者。咸攀折之。日愈積。入迷香洞裏者。不知凡幾。柳兒頗倦。然其母倚爲錢樹子。不令輟。暮暮朝朝。爲雲爲雨。非其誠心所願。自不待言。適某大令將納爲小星。示意其母。願致千金。其母益居奇。索三千緡。某不能辦。遂不諧。雞林人李生。佚其名。肄業於某校。貌姣好如處女。出門裘馬甚都。疑其家多資。其實不然。常出入柳氏門。與柳時攜手遊河干。觀之令人妬其艷遇。翌年春。柳氏偕之遁。其母覓數月。得其蹤迹於牛莊。復挈之回滄陽。意者從茲春深銅雀。怨古長門。柳兒將不獲與李生同夢。然而楊柳雖祇好隨風。芭蕉則差知捲雨。柳兒與李生迹似疏而實密。未嘗稍遮聲氣。越數日。客自遼陽來者。爲余言柳兒及所歡會見之於千山之側云。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 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 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 迥非常品可比 且
 香味出於自然 更能永遠保存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一定

時勢不一定，故凡百事業，多不能一定，凡百事業不一定，故人心亦多不安，因一定乃萬事之基礎，有此一定，然後始能增加而擴大，至於人之錢財，對於此「一定」二字，更爲重要，有一定之付出，有一定之收入，有一定之存放，然後於緩急之時，始能有恃無恐，即在平日，亦覺心安意適，本會自開辦儲蓄以來，即本此意，一切收款付款開獎付獎，行之十有餘年，宛如一日，外間雖經千變，而本會未嘗變動，按章而行，循序以進，儲戶已增至五萬五千餘全會，儲款保障之產，已積至一千二百餘萬，特獎一項已達二萬七千餘元，頭二三等獎，已每種各有二十七個，是皆以一定爲基礎，而能增加擴大之果效也，世有深感不定之痛苦，而欲以一定處置將來之錢財者，速來本會儲蓄，必能赴此目的也，此佈。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租界
多亞路七號

愛萬國儲蓄會

亨利第五紀(續)

林琴南遺稿

辟司他曰。汝何必助虐而殺人。傅倫曰。軍律所同也。汝獨立異。語至此。勾爾旁立。言曰。吾知其人。蓋鼠竊無恥者。彼戰於橋上時。但狂呼而不進。此擻豎小人。不需力而需口。異日凱旋。則自表其功。以耀其鄉里。不殺又奚爲者。彼方飲酒而歌頌已功。適爲吾輩之辱。然英王方圖進取。深惡此輩。實則英之精銳。半死於疫。能戰者無多。然法人頗訝英王。以遊蕩少年。何由深洞兵要。敢懸軍而深入。且所部饑罷而病。豈能戰者。法人以爲敗此殘軍。卽勝亦不爲勇。蓋輕量英王。敗覆卽在指顧。法皇遂命大將曼忒招爾。發露安令英王降。臨行謂之曰。汝告亨利第五。朕狀木然如死人。實則鼾睡。未之死也。朕本可卽夏佛老中抵敵。因不

經意。故爲爾竊據。今傳令旨。告亨利第五。汝以羸師。坐困堅壘之下。非法也。朕大度容爾。嚴兵不肯狙擊。爾當知朕之用心。今惟趣降。速賠兵費。與吾民所失者相抵。至法人見辱於英者。亦宜償我。第恐所責者重。區區之英。不能償耳。卽能償者。計惟令亨利第五。長跪乞哀於吾前。而吾心尙未必悅豫。爾簡質言之。苟負固不服。則一旅殘軍。將暴骨於此。無一反者。使者宣言後。英王曰。使者歸語法皇。朕意尙不思與彼相見。吾兵力固弱。人數亦稀。然以朕度之。一足當百。雖然。吾言過矣。願上帝勿罪。敬煩使者告王。欲朕賠款。可賠者惟朕一身。朕兵固弱。然尙能進。無退却之思。卽爾之皇帝。以精銳梗吾道。朕亦但知猛進。不恤其他。

果敢以戈鋌嚮我。則惟有喋法人之血。償我所失。朕原不欲戰。然亦無懼。使者既行。格老司實忒公曰。我但願法人勿臨攻。英王曰。勿怯。此事全係上帝。不屬之敵人。遂發令移兵渡河。而法人之言。則不信上帝。但自誇其兵甲之精強。前無堅敵。間有基督教人唱聖歌。謂軍實之富。其富皆託諸上帝。法太子曰。否。吾明日馳馬敵兵之間。夾道之英人。頭顱將皆落。而貴族中諸將。則擲骰賭取俘虜。得盧則多取。梟則寡取。法壘諸將。均以英人爲愚。果非愚者。卷甲遁矣。法有公爵。名阿利嬰。言曰。明日十點鐘時。每吾國一卒。可俘英卒百人。此時法人氣盈而語躁。固以爲必勝也。然英軍去法軍哨探隊。僅一百五十武。英軍飢疲。舉燎以照夜。彼此相顧。如幽囚在涼月淒風之下。坐待死刑。壁壘相嚮。人馬之聲相聞。及甲盾相磨聲。皆聽之歷歷。已而遠村鷄唱。天垂明矣。英王明知英軍不足制敵。且法軍之數。多逾五倍。乘寡尤所不侔。願身處百死之間。而勇氣之鼓舞。亦越尋常以外。英王披甲。出而周視軍中。道遇親王伯

德和德。亦適出徵巡。英王與之問訊。言曰。吾之惡鄰。乃趨吾早起。良有益於衛生。更行遇一老將。名阿品漢。啓王曰。臣夜來不能交睫。以法國地堅。不任睡人。滋可恨也。惟臣所屯處。地勢殊佳。英王遂取阿品漢之外衣。周裹其身。潛行諸將帳外。王假老將之衣。蓋潛探軍心之向背。已遇守夜之兵。其人卽辟司他。尙恨恨於傅倫。見英王不之識。問曰。汝爲誰。且安往。王曰。吾爲洛老意。辟司他曰。汝似堪瓦落人也。王曰。否。吾爲威魯司人。以王生於孟卯司。去威魯司近也。辟司他曰。爾旣爲威魯司人。識傅倫否。王曰。識之。辟司他曰。汝告傅倫。至聖德維德日。吾將剖其頭顱。吾亦勸汝。勿以小刀藏之冠中。傅倫一怒。將立碎爾頭顱矣。王匆匆而過。見傅倫適與勾爾高談。傅倫方責備勾爾。音吐獷悍。卽曰。凡爲將之道。當寧靜嚴守軍律。勿咆哮使人輕。勾爾曰。試聽法人。其跳嘵之聲。徑至達曉。余又何傷。傅倫曰。敵人無教。如鳥之啁啾。驢之長鳴。汝人也。亦甘爲驢鳥乎。王聞言悅甚。自念此卽傅倫。真將才也。竟行過其側。

行次復遇三人。仰視天色。王遽遙過其前。三人曰。汝屬何隊。王曰。我屬阿品漢部下。兵曰。阿品漢良將也。性行慈祥。爾試告我。阿品漢亦知吾輩憤楚乎。吾輩如孤舟停荒島。巨潮一至。送入海矣。汝亦曾聞阿品漢以軍中饑疲之狀告陛下乎。王曰未也。以理言之。似不宜告。吾今告汝。王亦常人。不能遠勝於我。王尋常以軒冕臨人。固屬威武。若去軒下冕。與吾輩亦何所別。王雖尊貴。亦必懼敵軍。第吾輩不宜以恐狀告王。王恐。則軍心搖動矣。間有一人言曰。王固勇敢。用以鼓勵全軍。至於心緒。則不可知矣。此人名巴特司。且曰。我意陛下。必不願長留於此。我又願英王。爲法人所得。因而言和。則我曹免喋血矣。王聞言。正色曰。我甚欲爾忠於所事。不至擾亂軍心。我則願隨王而死。爲狀至榮。以王公普無私。蓋哲王也。後有一人名威廉姆司。言曰。王之公私。我何由知。亦不之問。我固王之百姓。卽王政暴虐。吾亦遵率已耳。巴特司曰。此何言。王果暴虐。不循公理。則我輩徒死。於何取償。於是。以次巡行。聞兵間有人咒

詛者。歎息者。思鄉者。念妻子者。尤有商家。謂從征以來。逋負不能追索。貧且立至。王歸。復過三人之側。而威廉姆司曰。我意殊無人甘心死於是間。蓋死者身首不完。誰則顧之。願王強率以來。坐聽其死。此寧非王之罪。然按理而言。吾輩又不能不遵。王曰。爾言過矣。譬如父遣其子經商。乃沈舟於海而死。或以浪遊死。如爾所言。其父亦有罪乎。又譬如奴隸。奉主人之資行道。乃爲盜所殺。其罪亦歸之主人乎。質言之。無論何國之王。以刀盾判決大事。匪有不怨者。至於百姓應盡之責。卽爲國王所應盡者。惟其靈魂。則不屬於國王之箠轄。以吾思之。兵之在戰場。卽垂死之人之在病榻。法無不死者。須知人爲國死。死得其所。卽不死者。亦終備後此之死期。若一味偷生。萬非男子。巴特司曰。君言良是。吾今拼命。爲國王制敵。果盡死者。刺王孤子之身。不爲敵有耶。王曰。爾太雌懦。胡爲長冀吾王見擒。以長敵人志概。王語後立行。知軍中百道怨聲。悉萃國王一身矣。既而又思。何能盡如人意。但求不墜己之志嚮足矣。少

須。阿品漢至。言貴族諸將。將面陛下。王令一一悉集帳殿。王長跽禱告上帝。佑我英軍心勿餒。卻並願上帝。悉忘先皇篡竊之罪孽。即欲罰其後嗣。幸勿在於此時。禱已。遂宣誓勗諸將帥。備遲明出戰。當此之時。法人大譁。自矜其必勝。爭相誇耀甲馬之盛。天甫辨色。法軍六萬人。咸列隊以待敵。且據形勢。兩面皆森林。中一小道。車不能方軌而進。然英軍堅壘不出。已近平明。英國騎士。人人立馬。各執一炬。狀如燭臺。然甲鏽而馬疲。羸若餓夫。烏鴉爭翻飛其上。待食死人之齒。法國有大將呼曰。英軍祈禱。立而待死矣。英軍有伯爵斐魯司白雷曰。願上帝助我。試觀法軍之雄整。寧可犯者。威司木蘭得曰。我之能戰者。僅有萬人也。王曰勿餒。此足矣。果吾輩盡死於此。於英國初無大損。若不死者。則榮名愈烈。且吾甚好名譽。以寡勝衆。名尤不朽。爾告我兒郎。果隊中有怕死者立行。余授之以資。並護照。可以安抵英倫。我殊不願與無膽者。同伏尸於此。今日爲聖屈雷司品之日。人能不死過今日者。一到此日。則志氣

必驕揚。用以自慶。須知得勝過歸。迨老平安。到此佳節。必招集親鄰。示以戰創。誇示其功。此非榮幸之一日乎。不寧惟是。榮名之貴。尤無已時。後來每遇此日。必掛諸婦人小子之口。須知口碑之傳。貽留甚遠。父詔其子。祖詔其曾元。此一日爲千秋萬歲之紀念日矣。今日諸君。與寡人同流血於戰場。則寡人悉視爲兄弟。蓋片刻千秋。爲時可寶。較諸擁資千萬。爲富良多。其未蒞戎行者。聞之將滋後悔。必謂不與此戰。爲失生平之事機。以上均英王誓師之詞。然法人尙以英人爲必敗。又以曼忒招爾喻降。時英國要克公阿毛利。尙在兵間。乞英王付之以兵爲前敵。英王允之。不行禱祭。即以兵出。列勁弩居前。袒臂挽強。大呼而進。法兵苟非據林木之間。嚴守狹路者。英人亦不爲功。法人見英兵死力而進。頗出意外。遂不按主將之號令。六萬衆奔越爭出。彼此互擁。地復沮洳。不便弛突。英王發令。立止其軍。弩手人人各挾一椽。見法軍大至。則萬代齊下於沮洳之場。成爲藩籬。堅阻來軍。於是萬矢齊發。法軍堅擠如

肉山。以受矢。英人矢無虛發。每矢必殪一人。死者如積。然尚極力來攻。藩籬遂毀。英王則傳令。化陣勢爲兩。分入森林。其中留爲甬道。以過法軍。英王伏林中夾射。法軍死者尤衆。尸橫道路。互相枕籍。法軍雖衆。然不能以大隊撲英軍。轉爲英軍所乘而大敗。英王遂以勁騎出。武力極偉。爲士卒先。適與法大將遇。王中斧而顛。然尚躍起。力搏來騎。迴顧阿毛利已爲敵殺。敵名阿倫肯。頗勇敢。英王扶創。尙能掖阿毛利之尸。審視其死狀。正於此時。而阿倫肯之斧立至。英王之盔亦立破。英王猝反其戈。殺之。而法軍已嗥奔。先奔者爲騎隊。羣蹄殘踏。法人之陣遂亂。騎士初聞英營空虛無備。戰士盡在戰場。則衝入中壑。殺其守者。英王方力戰阿倫肯。聞謀言。法騎進劫其營。於是大怒。見法騎方四散剽劫。英王遂下令。見敵卽殲。降亦無赦。法騎剽劫後。欲整軍歸。而英人已出死力撲撲。法人復敗。曼忒招爾。忽馳馬至。請停戰。俾法軍瘞埋國殤。英王問曰。彼間有堡。果何名者。有人答曰。亞金庫爾也。英王曰。吾今卽名此戰。

場。爲亞金庫爾。亞金庫爾之戰。法人陣殞者。一萬餘衆。其中大將百餘。多貴要之臣。有名又鐵倫者。爲法水軍提督。一爲阿倫肯。亦公爵也。均爲英王斃之。此外死者。尙有白拉邦忒公。巴爾公。白爾干德公之同產兄弟。與伯爵格蘭波爾。馬利孝堪。白爾格。包蠻忒諸人。其餘亦不勝其數。受擒者。則爲阿利安公。及布爾邦公。降者可一萬五千人。其中大將勳臣。下及偏裨無數。均爲降虜。而英軍死者。但要克公。阿毛利。及沙后克伯爵。二人同時死時。互把手。厥狀慘然。尤有大將一人。及五十小隊。英王知陣殞者甚少。卽大呼曰。此戰之勝。上帝之功。非我有也。乃發令軍中。不許諸將誇功。違者立死。王自知此戰。非有天者。勢亦必敗。故功成不居。且不令諸將居之。整兵入亞金庫爾堡。朝教堂。歌神絃之曲。推功於上帝。英軍旣勝。然軍勢荏弱。不敢深入。遂至加雷。乘舟歸國。旣至豆越。英之父老子弟。咸至迎師。有揭水以手摩挲其舟示敬者。而倫敦百姓。尤諱奔逐王。王顏色益恭。無矜張之氣。國中遂有人議。捧王破

盡及刀槩。列於乘輿之前。示王能戰。王痛拒不之許。謂此軍之出。未畢所事。非論功行賞之時。於是二年。乘法人之國勢而動。法人方構黨爭。於是日耳曼帝西幾司疊得出。而居間。平享英法之難。乃無成議。及一千四百十七年。亨利第五。復以兵臨腦門豆。兵計四萬。較前爲多。前此之戰。浪子無家者。多入伍。旣而惡軍律嚴。乃戢足不復至。而勇士如傅倫勾爾之類。均在行間。傅倫謀勇兼備。以亨利第五爲亞力山大。每戰必從。亨利第五。本生於孟卯司。亞力山大。則生於馬其頓。傅倫曰。吾披地圖。孟卯司。及馬其頓二處。均產英雄。殊可慕也。馬其頓中有河。孟卯司亦然。孟卯司之河。名哇爾。馬其頓之河。則吾忘之。惟但知其河身之寬且駛也。彼軍籍中。如尼姆巴道夫諸人。今已聲銷燼滅。不再熾熱。方英軍至加雷時。此二人已正軍法。今日行師。遂無愴惜小人。濫登尺籍。豬頭酒肆中。但剩辟司他一人。而奎克雷亦病而垂死。辟司他雖在兵間。然天譴至矣。前此與傅倫不協。再出仍恨其人。凡威魯司人。冠上有銅

製徽章。作葱形者。辟司他常言。待聖德維德日。吾必碎其冠上之葱。此次復至法國。傅倫至向辟司他曰。爾前此欲落吾葱。今此葱尙在冠上。汝將如何。爾無膽妄言之小人。請食吾葱。若不能生吞此葱。吾不汝許。辟司他曰。吾安有是言。汝妄語也。傅倫舉棒曰。爾不食吾葱。當受吾棒。辟司他負痛卽曰。吾食之可。爾不任棒也。傅倫卽取冠上之銅葱授之。曰。此葱可口。汝欲加以醬乎。辟司他強吞而竊吐之。後此乃不時見矣。英王者。少年亦與此輩遊。今近中年。以兵四征。乃無敵手。此時兵攻克因下之。尙有厚梨司者。均如破竹。遂以兵渡西因河。至露坪城下。露坪爲法國名城。菁華悉在其中。圍攻日久亦下。英王曰。凡戰事如人。宜有三待者伺之。一爲殺。一爲焚。一爲饑餓。露坪旣下。法人力疲。乃以使言和。白爾干德公。出爲居間。法皇會英皇於吐羅爾司。二王相見。法皇自述其傷亡之數。其詞甚哀。英王夷然不爲動。卽出條約授之。令如約。約法皇未死之先。英王攝政。法皇死。則全法歸亨利第五承襲。第三條。則法

皇之母格西林。宜來嬪。三約中。惟第三爲最要。法宜取格
西林之諾。格西林者。頗有志嚮。聞英王甚勇。操英語。頗以
爲奇。及來求婚。則脅兵力而至。事乃愈奇。果得格西林一
諾者。則戰事亦立寢。格西林不能英語。亨利第五亦不能
法語。但示愛。作簡語以要之。格西林見亨利頗雄偉能武。

不得不諾。婚約遂定。外史氏曰。亨利第五。少年無賴。追卽
大寶。則畏天而愛人。治英有仁政。人皆樂之。旣大婚。英人
奉之如神明。而皇圖鞏固。後嗣繁昌矣。

——完——

蟲天室撫談

錢无咎

▲洪秀全起事異聞

有清中葉。洪秀全發難廣西。蔓延全國。東南半壁。幾非清有。窮天下之力。僅乃克復。然亦疲於殲
命矣。而溯其舉事之初。不過數千人。星星之火。不難撲滅。特以其時承平日久。軍事廢弛。官吏昏
曠。故養癰遺患耳。相傳洪初起事。金田村巡撫某。遣兵剿之。旣至。官軍與賊軍對壘爲營。各不相
犯。久乃交相聞問。賊軍犒官軍。官軍亦還報之。往來酬酢。無異主賓。未幾。合而爲一。軍威大振。遂
成燎原之勢云。

智力勇

東



此三種要素為各項運動
求勝利者所必需而此三
要素乃來自每日一杯之
桂格麥片

故現今世界上著名之運動家無
不日食之蓋因其中含有極大之
滋養力以堅強筋骨並與各器官
以非常之氣力使精神飽滿足以
抵抗疲憊耳其味尤鮮
美可口且易消化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平常之麥
片罐為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量則獨
多此乃由於儲裝之鬆結無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此書係集富有興趣
之歌謠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石印印成
精美異常如荷 索取請 附郵票二分
逕寄上海第六五〇號郵政信箱即寄奉

上海黃浦灘 美商貿勒洋行
路二十四號 經理
香港雪廠 美商同益洋行
街第五號

婦女 (天)

Quaker Oats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25-4



慈母之魂

鄭醉玉

(一)

連綿不斷的春雨。點點滴滴不住的儘着打那扇玻璃窗。一聲聲的早把我那顆心搗的粉碎。案上一盞半明半暗的燈。黃豆般的火焰受着微風的簸動。一閃閃的和鬼火般。令人好不可怕。……那時恰是三更時候。那塊蔚藍色的天也昏黑的呈着死色。這時我屋子裏靜寂得很。簡直和墟墓般。除却那窗外的雨聲。壁上的鐘聲。祇有我心房的跳躍聲。一聲聲刺着耳鼓。唉。我在這孤身作客和二豎纏身的時候。又加着這淒清寂靜的雨夜。一腔心事。怎能止着他湧上來。

唉。我爲什麼好端端的拋着故鄉離着妻子來到這所在

。這個疑問。我自己也不能解決。恐怕祇有萬宰之主曉得。……唉。是了。我要不是照這樣做時。那縈繞着我靈魂的伊。可不是要御着襤褸不堪的衣服。任着污泥塗滿了伊的粉頰。伊那雙活潑潑地秋波總要帶着乞憐的色彩。來打動別人的憐惜嗎。就是我那摯愛的兒子——我三歲的兒子——也難免跟隨着他的母親過那種淒清慘苦的生活。……唉。是了。我爲的是伊。爲的是他。我爲的是他們母子倆。這是上天生我的目的嗎。這就是我人生的責任嗎。唉。天啊。這個問題。我自己也不能解決。——我永遠的不能解決。就是到了我的末日也不能解決。這也恐怕祇有萬宰之主曉得。……

我想起伊時。我腦海裏便立現着伊的情影。伊那時很安閑而甜蜜的睡着。臉上還起着兩個淺淺的笑渦。那床雪妃色的軟被。祇裹着伊半身。一隻手按着自己的酥胸。微微的跟着伊的呼吸一上一下。一隻手却環着伊的粉頸。給深黑而光澤的頭髮遮了一半……我生怕伊着了涼。便輕輕的走上前去和伊蓋好。更深深地吻着伊。回頭看看我那孩子。也是呈着可喜的笑臉。在那兒尋他的好夢。

……

那香甜而美滿的一幕。我也不曉得是腦海裏的幻像。還是場夢……

可惱的春雨。還不停的下着。半明半暗的燈。更閃閃鏗鏗的搖個不止。我那時渾身的熱度很高。心窩裏更好似經着猛烈的火熬煎着。口裏也乾燥得很利害。幾次裏想爬起來倒杯茶解解渴。無奈一個頭簡直有百多斤重。一動都不能動。就是手和脚也軟棉棉的沒一點兒氣力。唉。我這道可真要死了。本來死是萬萬逃不脫的關頭。也沒有

什麼可怕。但是我死了之後。不是要累壞了他母子倆嗎。我想着日後的可怕。禁不住嗚嗚哭起來。我哭的不是我自己。我是哭的他母子倆。

我柔弱不堪的病體。經着這一陣子傷心。一顆火般熱的心窩。更加着想象不出的痛苦。嘴裏乾燥得幾乎不冒出烟來。唉。我越是痛苦。我越是想着伊。我想伊要是在我這裏時。總要很謹慎而體貼的伺候我。

(11)

那一扇閉着的小門。忽的開了。不知怎的我母親這時候會跑到這裏來。伊一身衣服早給春雨濕了個透。氣喘喘的站在床面前。額上一點點的水珠。粒粒都有黃豆般大小。也不知是雨呢還是汗……我這時忽的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想。也不會說什麼。祇眼巴巴的望着我母親。心想伊怎的忽來到這所在……

我母親見我這種情狀。眼眶裏忍不住吊下淚來。亮晶晶地竟和伊額上的雨珠和汗珠不相上下。伊那時也顯不

得臉上的兩珠汗珠淚珠和身上溼透了的衣服。伸着乾枯的手朝我臉上和身上摩了一陣。便發着很慈祥溫柔的聲音說道。「親愛的兒。你這時可覺得很痛苦嗎。唉。你臉上熱得很。心窩裏更是厲害。你可要點子茶潤潤嗎。你一定乾燥得很。」我這時也不說什麼。祇用盡氣力點了點頭。

那時我母親回轉身。在窗底下的桌子上。用杯子倒了杯茶。伊臉上忽的露着很失望的樣子。我曉得這是因為伊覺得那杯茶過於冷的原故。可是燒急了。也顧不得許多。便直接喉嚨叫道。「母親。就是茶冷點也不妨事。」但是我母親怎肯任我在這般病體中喝那杯冰冷的茶呢。伊自然拒絕我。可是瞧着我血般的臉。伊又如何忍心不令我得點水潤潤。沒奈何便將那杯茶喝了口。在嘴裏溫了一陣。才送到我嘴裏來。同樣的喂了我三口。心窩裏的燒覺得減了許多……唉。天啊。我記得二十多年前——在我很幼穉的時代——我母親這樣的很喂了我幾次。不

想我今兒又得着伊的恩典……

那時窗外的雨聲。還是點點滴滴的下着。桌子上那盞半明半暗的油燈。經着我母親加了點油。倒著實亮了不少。我母親這時正坐在床沿上。不住手的試我的熱度。更不時的問我道。「親愛的兒。你這時覺得怎樣。」……我這時覺得心窩裏的熱度著實減了不少。四肢也微微的有點氣力。可是身體上痛苦一減。心裏自然明白起來。我記着我自己離着故鄉是很遠的。我母親怎會在這深宵雨夜裏趕了來。

我借着燈光朝伊臉上一望。覺着我母親形容憔悴得很。兩隻眼睛很深的藏在眼眶裏。瘦削的臉上。簡直沒一點肉……我忍不住問道。「母親。你可是不適意嗎。」……伊祇微微的搖了搖頭……

我這時更清醒了。覺得我母親來得很奇突。我記得我病着時並沒有半個字寄回去給他們。——這并不是我的疎忽。祇因恐怕他們得着了這不幸的消息。令他們難受。

——怎麼我母親竟會從幾百里路跑來看我呢……我想着我又不忍不住問道。「親愛的母親。你怎知道你不會的兒子病着。老遠的在這深夜裏冒着雨來。唉。母親啊。你看你那套濕透了的衣服。還緊緊的貼在身上。你可覺得冷嗎。」

我母親一時并不回我的話。祇用一雙滿含着慈愛的眼睛朝我望了一陣。這才說道。「親愛的。你還是憩憩罷。你這時的熱度較着適才似乎又加着點咧。」說着低着頭在我額上試了一陣。更用在我心窩上摩撫了一會。便又說道。「唉。親愛的。你的熱度真的又加高了。你還是息罷……你……你爲着我可算也足夠了。離別了你的嬌妻愛子。拋却了你美滿的家庭。來這所荒蕪不過的所在。受盡了這異鄉的淒涼况味……唉。你爲來爲去。爲的是我。我却又何嘗半時半刻忘却你咧。天上的風起了。我怕你著了涼。廚裏的飯香了。我怕你受了餓。我一顆心那刻不在你身上……唉。親愛的。你這次臥病着。雖是瞞

着我。不寫信給我。端的怕傷了我的心。但是我魂夢中早現着你的病狀。我前夜夢裏很清楚的看着你這般痛苦。我便連忙的出來。也沒給他倆知道。（指我的妻和子）……唉。兒啊。你爲來爲去。爲的是我。爲着我可把你累壞了。你還問我可冷嗎。唉。我這時那有功夫記着冷不冷。」……這慈愛而傷心的話。和着我母親一陣陣的淚同時發現着。我那顆熱烈的心簡直受着一種不可形容的痛苦。在這不可形容的痛苦中。又加着一種極大的慚愧。唉。天啊。我母親口口聲聲說我爲的是伊。我何嘗爲的是伊呢。我在那極痛苦的時候。我記著的想着的是他母子倆。（我的妻和子）我在我想着要死的時候。我哭的是他母子倆。我離着故鄉受着痛苦的是爲的他母子倆。我是爲着伊嗎。——我的母親——我可想着記着伊嗎。我可哭着伊嗎……唉。天啊。我再不敢昧着良心扯句謊。說我爲的是伊。我簡直沒有爲伊……但伊總口口聲聲說我爲的是伊……

我倆靜寂了一會。那時窗外的雨聲更一陣一陣的大了。虎吼般的風又沒命的吹起來。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聽着。格外的令人可怕……我母親這時又低着頭在我額上試了試熱度。便又說道。「親愛的。你這時的熱度稍爲低點了。你心裏覺得舒服一點嗎。你爲什麼淌下淚來。」……我這時久在眼眶裏藏着的酸淚。經伊一說。便索性的流個不止。

我母親很溫柔的安慰我一番。用手帕替我拭乾了眼淚。便又說道。「兒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來歲了。你很體貼我。孝順我。在我面前從來沒說過一句逆意的話。我那二十來年養你教你的苦心。總算沒拋到東洋大海裏。你現在也娶了妻。生了子。也能够自立了。你已是個完完全全的人。……你現在的責任很大。你將來的責任更大。你要記着。上天生一個人。是有一種責任加在他肩上的。是要他實行他那義務的兒啊。這是上天的特命。這是人人應盡的責任。……照我今兒這樣兒看上去。十九是不中用的。

了。我活着這一把年紀。死了也不算短壽。早晚一個人總要向這條路走上去的。你也不必替我傷心。你祇要能够和我在世上般。盡力的做着你應做的義務。保守着上天賦你那完完全全的身軀。這就是你孝順我了。……我母親這一席話。簡直和很銳利的針般刺着我的心。令我直的跳起來。唉。這是我母親前兩年臨死前的一番話。今兒爲甚又刺入我的耳鼓。

(二)

連綿不斷的春雨。點點滴滴儘着打那扇窗兒。案上半明半暗黃豆般的燈光。閃閃的和鬼火般令人可怕。蔚藍色的天也昏黑的呈着死色。唉。祇我那慈愛的母親那兒去了……

我這時的頭。重得動都不能動。手和腳軟棉棉的一點兒沒氣力。心窩裏燒得火般熱。嘴裏乾燥得幾乎不冒出烟來。唉。可有人替我溫一口茶啊……

乎

浮萍般底人生

齊 澧

胭脂般的太陽，照着反握着手的明恥；看他在長堤上踱來踱去，一會立定；低着頭，一言不發，看那些浮萍在水面上不定的飄蕩。他面上現出很悲感的神色；好久，纔長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唉！牠的行蹤也是這樣的麼！」

夕陽西沈，晚風漸漸緊起來，波浪也一陣陣的大起來；那些浮萍的飄蕩，更不用說，自然越發利害了。明恥受着一陣陣的涼風，覺得有些寒戰，就捨了浮萍慢吞吞踱回家去。

夜深了，人們都睡着了。一所矮屋裏面，有一張殘缺不全的桌子，上面放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桌旁坐着一個面色黃瘦而帶慘白底明恥，拿了一本書，嘮嘮叨叨讀個不止。那盞豆般的燈光，隨着空氣而搖動，一閃閃的好似磷火一般，像替他戰栗似的。風更緊了，一片片的黑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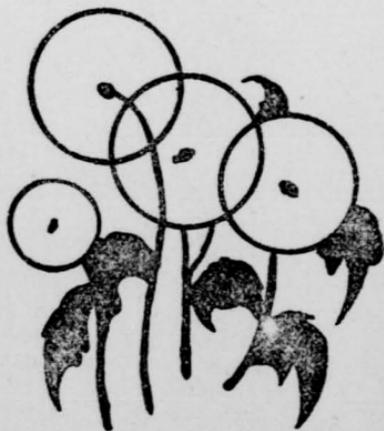
都聚攏來了，浙浙瀝瀝的雨聲也起了。那隻宿在矮屋東邊樹上的子規，也啼起來了。明恥聽了這陣聲浪，呆了好久；那時聲音更緊了他的淒慘，也越發增加。他忽又想到那水面上底浮萍在這樣狂風暴雨底當兒，不知又打到那裏去了；也許已被凶波惡浪撞上岸灘失去水分滋養，漸漸地枯斃了。「唉！牠的結果，也是這樣的麼！」他從浮萍的種種，推想到自己的境遇；從浮萍的現在，推想到自己的將來；照這樣推求下去，不禁嗚嗚咽咽悲哭起來。但是越哭越覺得難過，那眼淚好似斷線珍珠一般，一陣未過，一陣又來。亂麻似的心緒，不知怎樣像受着緊急隊的號令都擁上來，一發不堪自主了。最後，他就倒在牀上蒙着被，一會兒往那黑甜鄉裏去過那不知不識的生活，這場悲慘纔是停演。

完



快樂之途

怡然



她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似乎無限的憂思，縈繞在她底腦海中。忽然廊前的畫眉高唱牠清脆的美歌，不覺打破了她的沉思，她即刻站起來，看着那隻小鳥兒唱的非常快樂。她自己不禁憤懣地想道：爲什麼我做了一個人，竟脫不掉這個煩悶的纏擾呢？說畢，便走到鋼琴前，嘆了一聲，在琴前小凳上坐下，霎時倒身琴上，漸漸入了睡鄉。

李先生在漢口接到她所發的電；知道她已由英倫平安到家，那時高興，真是難以形容。他便急速收拾行裝，

乘着京漢夜車，來到北京。剛到門口，看門人便極高興的說：「大人來得真好，小姐已經到家三天啦！」李夫人見了李先生也道：「冰如在醫學博士中得了第一名。」李先生樂得拍手，夫人急止住說：「安靜些，冰如睡啦！他們兩位慢慢地走進冰如的書房，也不敢大聲說話，恐怕驚醒她的清夢。二位尚未坐穩。冰如一睜眼看見她底父親，便急下牀，到父親面前極親愛的握手問安。」

冰如女士沒有姊妹兄弟，父母只有她這一顆掌上

明珠。她的境遇，非常良好，然而不知怎的件件事情，她總抱着悲觀，意態很消極。但她深恐父母知道了擔憂，在雙親面前，總是顯着快樂活潑的精神。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一星期的歡聚，竟像白駒過隙般地過去了！李先生因着公事，不能不即刻的回漢口。李女士因着各方面的函請，亦不能不去就事。

她覺得世事都包括在黑暗苦悶之中，沒有一線光明，她自己不但不能像一個光去照亮，而且也被苦悶黑暗困住了。她看着同事人們，不過都是爲着飯碗應酬差事，虛情假意的互相欺瞞，一點價值都沒有。有幾個，很羨慕她的青年人向她求婚，她竟都謝絕了。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使她滿意。

去年她得了一位最知己的朋友婧仙女士。她看婧仙的言語行爲，很合她的意。原來婧仙和她同是一樣感着悲的觀念，所以她倆說話很投機。並且她倆都是自幼受着基督教的教育。對於無益的嗜好毫不沾染。每天下

午四句後，冰如就到學校會婧仙，每星期六下午婧仙就到醫院找冰如。他倆到了一塊，就把各人的悲念發表出來，覺得還清爽一些。這樣往來有半年的功夫。冰如忽然醫務捨棄了，到神學專心研究宗教去了。她說：「醫生固能救人，但太狹窄了；人生是進步的，當求其大者。」

有一天婧仙接到一封信，上面寫着：
婧仙妹妹：

爲甚麼去年，我倆天天晚上，坐在沒人到的，那幾棵樹後邊草地上，沒有談過一次快樂有趣的事呢？爲甚麼那時，那樣的苦悶呢？你記得有一次，我倆坐在草地上，看着你的同學們在球場，有的唱歌，有的拍球，她們一陣一陣的笑聲，我倆聽見覺得非常的討厭，我不是說「她們那一般無知的人，懂得什麼？」現在回憶從前，我們真是無知。上次你的信上說：「不知爲甚麼從前我那樣自取煩悶？現在我天天是快樂的，再想找從前的鎮日煩悶，事專灰心也找不着了，並且我現在也沒有功夫去找那些。」

因爲我天天爲義務學校的事，及籌備下學期如何擴張，修改，並建立校舍等等……忙個不休。」婧仙妹妹，你已得到人生的真諦了。但是你說從前是自取煩悶，我以爲不然。何則？試看那些不懂衛生的人們，住在污濁的地方，他們以爲平常，得病死了也以爲命該如此。病菌傳染的危險，他們一概不知道。所以也不去預防，也不知對於衛生的重要。設若懂衛生的人住在這樣不衛生的地方，一定覺得呼吸不爽，有極多的痛苦。這末說來，我們從前那

樣煩惱，灰心，並非自取，誠然是環境使然。世事，人情，實足使人厭煩到極點。但是打破這樣惡的環境，得到最後的勝利，便是我們的快樂。我們而努力爭戰，非要完全得勝不止！耶穌教訓人們，「在世做光，做鹽。」不與世同朽！祝你在服務上更加進步！

冰如

「啊！真是一個非常的人！」倩仙看完了信，不覺贊歎了她一聲。

——完——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粵爲腴壤。仕於其地者輒懷一致富之心而往。視之爲無盡藏。謂可俯拾卽是。恣取不盡。誦明遣民何緯之詩可知也。其瓊南二首之一云。奇甸周千里。山川自一方。金砂如日赤。鐵樹與人長。石有麋蟠穴。楠多鳥寄香。不因諸物產。長吏更循良。誦末二句。益歎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之說確矣。

著名
果汁牛肉



果汁牛肉 係用肺利牛肉和果子原汁製成
 既富滋養 又易消化 如能常食 大有
 壯體駐顏之效 且裝璜雅潔 攜帶便利
 無論旅行家居 送禮款客 均稱妙品
 ▲每罐洋三角八分
 ▲大號紙盒洋一角五分
 ▲小號紙盒洋八分

上海 棋盤街 冠生園食品公司啓
 北市支店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西

各大食品店均有代售



精美西點

糕、餅、夾麵包、咖啡、可
 可、茶、牛奶、汽水、鮮菓

汁、冰奇玲。或冷或熱。共有八十餘種。物色之富
 。 品味之精。為滬上第一。款客自酌。無不相宜。
 並有裝盒之冰奇玲。可攜回家中。尤稱便利。並備
 精美西餐。午晚二次。

上海大馬路卅六號
 電話中央三八〇一

沙利文糖果店

西餐店 (2)

小 (330)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柔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第二十三章 鐵窗情淚

(一)

戴維絲夫人去後無幾時。獄卒導四百十六號進買立克請室。且曰。買立克。汝賭友來已。官人有命。自無不依法定時間來伴汝之理。何須汝敦促。乃重勞警探爲汝言於官人耶。賭慾熱烈不可遏。至於斯極乎。買立克以背向室。不顧而應曰然。我愛賭成性。及今



不賭。更待何時。獄卒笑曰。諾。博哉。祝汝多勝利。掩門。加扁鐺。凝重之步履聲。囊囊然。漸遠而微。至於不復聞見。四百十六號俟獄卒行遠。發吻詰囚曰。樊德摩斯。汝遣人速我乎。賈立克曰。唯。褚佛。我有事需汝。語次。暫轉身來。面顏迥異。常日。有不勝懊喪之容。褚佛訝曰。樊德摩斯。汝何事如此。樊德摩斯曰。我心憂忡。一言難盡也。言下。不覺淚承於睫。褚佛訝甚。念樊德摩斯神奸巨猾。橫霸一時。鉤心鬪角。與抗手垂十年。曾不見彼有些子戚容。今何遽作短氣語。頹敗至此。往日雄邁之氣安在。何所遭遣。致今昔迥若二人。凝視其容。止有間。乃曰。樊德摩斯。汝有憂戚而丐人召我。……竊所不解。樊德摩斯默然片晌。若有言未便遽吐。潛自權其輕重。而后發諸唇吻焉者。已而莊容曰。褚佛。汝猶憶曩者我汝所結口頭契約耶。褚佛曰。樊。句我憶之。樊德摩斯曰。汝憶否。曩言於我。謂獲得白德夫人。促之就我。旋復失之。而詢我以范駝蹤跡所在。我亦自承曾囚繫范駝。旋亦不知所往。我汝因有汝導白氏面我。我即遣汝往

見范駝之口頭契約。言猶在耳。諒能憶識。褚佛聆言。顏容愀變。初聞樊囑人覓取。知必有故。茲聞樊以范駝爲言。願虞事有所不利於孺子。心頗省省。立應曰。唯唯。前言我盡憶省。我既許汝尋求伊人。必能導伊面汝。樊德摩斯亦曰。我既許汝以重見范駝。亦必詔汝以見之之策。語發。雙方似皆不甘示弱。而於未來事。似皆隱有把握然者。四目交注。互不相下。有間。樊德摩斯繼辭曰。褚佛。昔者。我曾一度請以友好之誼。共汝話鼓。汝今能否捐棄舊怨。一小時。度誠諦聽我言。而惠助我一事。褚佛曰。諦聽汝言。則可。助汝則否。汝蓋罪惡之源。汝所欲爲。無不罪惡是歸。我何能助人爲惡。汝雖挾有范駝以爲要脅。然欲強我從賊爲惡。則我毋寧犧牲范駝。樊德摩斯慍曰。褚佛。汝誤矣。我汝胥好漢子。不宜以言語面折辱人如此。我而有事就商於汝。決弗強汝以不能。要汝以弗欲。事而背汝職守。悖汝素行者。亦決弗商諸汝。明知其不可。何必辭費。我今所欲干汝。丐汝爲助者。實至光明磊落。而大丈夫所必爲之事。換言之。

蓋望汝救無辜者一命。而免我重傷心也。褚佛作色曰。免汝傷心。救人一命。汝言遮莫指白德夫人。樊德摩斯曰。否。曩者我已告汝。謂不知伊人所在。此言非誕。我真不知伊人之所在也。今所憂戚者非伊。褚佛曰。非伊。句然則緊誰。樊德摩斯曰。誰耶。蓋句語及是。忽咽詞不吐。詘然遽止。蓋有懼於事之不易言也。夫以刑囚而有求於偵探。而斯囚者。又此偵探之仇。久欲得之而甘心者。今乃冀其含棄舊怨而助益己。此何如事。樊縱大膽。亦不禁餒懣。喑默又有間。知終不能無言。因易辭婉語曰。褚佛。味乎汝頃纔之言。殆以我平日罪行。鄙棄我至於不齒。雖然。盜亦有道。我固不若汝意中所輕鄙之甚也。茲且不與汝多辯。汝但能聽我輸誠之言。必能激發於義勇。不待干求。亦樂於助我。褚佛爲樊肫摯之言所動。沉吟應曰。不知止爾所謂一輸誠之言。毋過信我。縱輸汝誠。然欲強我爲一不義。誓死弗爲。汝勿以爲挾有范駝。便可任意要脅。樊德摩斯曰。止。勿徑徑於是。轉滋誤會。時間至可寶貴。於今爲甚。願汝諦

聽我言。聽我肺腑之言。我所欲言。仍不外於范駝之事。：汝勿多疑。我不以范駝要挾汝。：：我今更申前言。決弗強汝以不能。要汝以弗欲。汝勿疑慮。褚佛急曰。然則言之。喋喋無益。亦奚以爲。樊德摩斯曰。褚佛。范駝爲汝有生唯一愛物。汝今失之。方舍死忘死以求重獲斯人。：：嗟乎褚佛。苟吾智力能詔汝以重得范駝之方策。我固樂於舉告汝。奈不能何。褚佛曰。汝不能告我范駝今何在耶。曰否。褚佛曰。汝擄渠之初。何以處之。樊德摩斯遂盡舉前事以告。一無隱飾。謂如何擄去范駝。如何蓄意欲挾范以驅策褚。如何囚之入玄秘斗室。且曰。褚佛。個室我竭心智以造成。至堅固。范駝萬難破室飛去也。囚居室內。無論如何呼喚。聲息決不爲室外所聞。褚佛急叩曰。室今安在。樊德摩斯曰。我何知。褚佛嚙暗曰。汝不之知。樊德摩斯曰。吾言非謬。是真不知。褚佛。汝且聽我。個室我竭心智以造成。置身個中。宛然一室。而自外表觀之則龐然一巨櫃也。當我囚繫范駝之初。原定計運去異域。由我親自押送出倫敦。

以免不虞。何期事變突如其來。初夏莫途。囚繫范駝之明日。我追芳瑟。上維多利亞舟。言及此少默。又曰。後此即被拘禁。至於今日。褚佛憂曰。巨橫。句囚籠。句今焉在。樊德摩斯曰。我鎖籠門之後。驟牽於事。莫克親自押送。遂設法轉輾寄遞。至於究竟。須問白德夫人。褚佛嘆曰。汝謾。此時白德夫人已離汝去遠。樊德摩斯辯曰。否。我言非誕。白德夫人彼時雖離我去遠。惟伊之去。蓋盡挾我秘密而行。我初不意伊人之遽忽變心。曾以携范方策。盡情語伊。並與商定。囚籠一出倫敦。即交伊轉運。以達預定地點。今者伊既不忍一時之忿。妬火中燒。無意前來雪我冤屈。出我於獄。吾竊恐其未必不盡敗吾事。潛易囚籠之寄達處所。褚佛懷喪曰。如其然。范駝痕斃箇中必已。樊德摩斯曰。否。籠中飲食豐備。預計今日尙不至有絕糧之虞。然更若干日。苟未能自白德夫人口中悉囚籠寄遞之所者。則非所敢知。褚佛嗒然頽坐木杌之上。雙肘拄膝。埋手掌之間。恨恨曰。樊德摩斯。樊德摩斯。汝萬死不足以蔽辜。而余之恨汝。

終無盡期。樊德摩斯徐曰。褚佛。我已盡誠竭隱以語汝。汝乃以「恨」爲報耶。汝豈已忘我有相當之干請乎。褚佛曰。汝曩者請求於我。願以死前一見白德夫人。此項請求之意旨非我所知。我亦不願知之。又曰。汝今又多言設辭。示人以非導白德夫人面汝。由汝面詢。我便無從謀拯拔范駝。樊德摩斯。汝休矣。何必多費神思。我既許汝。必力謀踐言。毋庸汝煩瀆。何事嘵嘵。褚佛雖作此言。心中亦自省。樊去處決之期。僅餘三日。伊人何在。今猶茫然。三日之期至促。果能有以克踐言約乎。思未既。聞樊德摩斯徐徐應曰。褚佛。白德夫人之事。汝既許我。我無疑貳。今所欲干。是別一請求。……汝而允我。我必迫伊吐實范駝所在以爲報。褚佛一躍起曰。樊德摩斯。汝必強伊吐實。又曰。樊德摩斯。我今重申前誓。誓竭我力導白德夫人來面汝。唯是萬一我失敗。願汝發將死之善言。詔我以往尋范駝之途。樊德摩斯曰。欲我告汝。必汝先許我以救芳瑟。當今之世。唯汝一人能救伊。褚佛狂瞪雙眸駭視曰。救芳瑟。救芳瑟。唯

(二)

我一人能救伊。伊何所遭。樊德摩斯曰。伊遭人毒害。毒伊者誰。則不之知。乃舉戴維絲詣獄告愬之言。婉述詳委。語既慨然曰。褚佛。如其我身自由者。則類此之事。我自能料量。免芳瑟遭兇人毒手。無如我今繫獄。一籌莫展。環顧今世。才智與我抗衡而能代我拯拔芳瑟。出之不死者。厥惟一汝。故而哀汝。汝今願救彼無辜之芳瑟否。褚佛作勢欲出曰。我救之。但汝必許還我范駝之自由。樊德摩斯曰。汝必先救芳瑟。而后能拯拔范駝。褚佛行及室門。比欲敲壁喚獄卒啓扉。樊德摩斯喚止之曰。我尙應告汝以一事。以利汝偵查。麗妮之子傑客。汝或未知其……褚佛不俟其言之畢。聳肩鄙夷而應曰。我惡乎弗知。樊德摩斯。汝之伎倆能瞞盡世人而不足以愚我。傑客死已。邇近鄧戩爵士所認爲傑客者。得毋卽汝擅自芳瑟。授之麗妮。以要挾爵士供給金錢之達廉乎。樊德摩斯僂首曰。然。今之傑客。果達廉也。我擅自芳瑟之達廉也。及今思之。悔莫追已。一著棋錯。滿盤皆輸。有生以來。此係唯一大失著。苟無此事。我何至有今日。褚佛不應。舉手又欲叩壁。室前足聲杳然。戶扇旋開。獄卒款戴維絲夫人入。

戴維絲夫人去而復來。進室無二三言。匆匆又去。而此二三言。乃足以使拔山蓋世氣雄萬夫之樊德摩斯淚雙行下。嗒然頽坐杌子上。嗚咽無語。效兒女子啜泣。蓋伊來言。芳瑟業已身死。戴維絲行後。褚佛猶留室中。無意走出。蹙眉蹙額。楞楞立樊德摩斯身側。此時不獨樊德摩斯因芳瑟之死。愴惋哀傷。卽褚佛亦以伊人之死。爽然若有所失。頗慮因此變化。於拯救范駝前途。陡起波瀾。樊德摩斯堅持非重見白德夫人一面。不言范駝羈囚所在。雖許以竭智尋求。而畢竟能尋得與否。正未可知。大盜纒首之期。距今僅餘三日。伊人遁迹何方。今猶茫然。不得伊人。何從令樊吐實。芳瑟不死。猶多些許牽連。並此而失。計將安施。思際。樊德摩斯遽曰。褚佛。汝必爲我報仇。爲芳瑟雪恨。願汝許我。我爲汝締新約。汝去。繫毒殺芳瑟之人。設法導白德夫人面我。我誓必助汝以尋獲范駝。我信汝必能踐言。願汝亦能信我之必守約。

(第二十三章完)——留——



諺語考

余康齡



主張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莊子」

世務 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漢書」

滋味 薄滋味。無致和。「禮」

中意 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漢書」

久闊 久闊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三國志注」

無辜 以救無辜伐有罪。「周禮」

不堪 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孟浩然詩」

丫頭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輟耕錄」

不壹而足 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公羊傳」

全無心肝 陳後主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後監守者奏言。叔寶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南史」

無心肝。「南史」

飛揚跋扈 專制河內。常有飛揚跋扈之意。「北史侯景傳」

班門弄斧 采石江邊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來來往往一首詩。魯班門前弄大斧。「梅之渙

題李白墓詩」

不知甘苦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墨子」

一日千里 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漢書王允傳」

沁香閣筆記

李涵秋遺稿

某甲

地方官出入儀從之盛。莫前清若。今則僅有警備隊數名。在前擁護而已。兩兩比較。相去奚啻霄壤。惟儀從愈盛。而勢位愈覺其尊。故犯其鹵簿者。彼必笞之以杖。專制之威。固可畏哉。余昔聞父老談一事。言之殊令人失笑。光緒初。有儀某者。來守吾場。儀本旗籍。專好排場。不出則已。出則前呼後擁。意氣飛揚。隨行僕從。多至四五十人。沿路居人。見之如不起立。卽立笞不待。闖道者更不待言。因是人人畏之如虎。邑有某甲。訟師也。嘗語人曰。彼幸而不遇我耳。倘與我遇。恐彼卽見而遠避。聞者咸嗤以鼻。甲曰。君等以我爲嚙語耶。如不見信。朝暮試之可也。一日左衛街張紳

家有事。甲知其必往。預先在附近地方守候。屆時果見儀遠遠乘輿而至。甲急將青蚨一串。亂洒於地。匍匐途中。用口啣拾。儀至。喝問何人。甲曰。錢上有聖諱。切勿踐踏。仍口啣如故。儀以此人言語鋒利。必係與己爲難。乃命與人繞道他去。僕從不服。詢之儀。儀曰。此人借口聖駕在此。題目很大。我安敢相犯。後訪實確係某甲所爲。意欲加彼以健訟之罪。不料某甲已遠颺數日矣。子與氏云。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其儀某之謂與。

王孝女

淮陰王氏女淑英。年十五。隨父寓皖。父挈眷赴南昌幕。舟次鄱陽。風大作。父溺於水。女臥病。聞變。泗水赴援。漂流里

許得漁人救父而起。并拯女。女慍已甚。猶與母爲父易溼衣。至夜疾作遂逝。其事播於鄉里。咸稱之爲孝女。特聯名請獎於上云。

棋癖

江都丁篠雲明經。與同里羅茂才文傑。棋友也。得暇則輒往教場方來茶社棋局內對奕。雖至更深弗倦也。然丁羅皆寒士。所得館穀。常苦不足。某年除夕。彼此相遇於途。互詢何往。丁曰。甫向親友處借貸若干。歸還賬目。羅曰。我亦同病。但吾輩平素尙且手談。今夕何夕。曷不赴棋局作通宵之樂乎。丁曰。固所願也。無如家人輩此時盼款甚殷。爾我徹夜不歸。各賬將何以對付。羅曰。債主所索此款耳。既有錢在。來年還彼。亦奚不可。時兩家見其主未回。而索債者又紛紛坐守。遂令人四處徧覺不得。候至天明。仍無音信。不得已婉言謝卻諸債。諸債去則丁羅旋返。具道所以。家人方明其故。惟有付之一笑而已。有以丁羅當日之事告余者。余曰。此固二公之棋癖。卻亦避債之趣聞也。

鷹武將軍

江西上饒縣。有鷹武將軍。極爲靈感。相傳神李姓。河南人。唐時出守信州。禱雨立應。民感其誠。建廟祀之。清咸豐間。粵匪洪秀全。分股陷信州。羅忠節馳援。賊見北山白旂林立。倉皇逃走。一時火藥自燃。官軍乘勢兜擊。遂將所失城池。悉行收復。厥後賊復由下流來犯。時沈文肅宮保守廣信。防兵外挫。郡城已空。忽大雨如注。旋得饒梅臣軍門督兵順流下擊。雖獲勝而兵力未足。不敢輕進。已而賊營中忽聞羣鷹飛鳴。遂相驚遁。其圍始解。足見神之造福地方。實匪淺鮮。今雖政體改革。所享血食。仍綿綿不絕。宜其獲報千秋。留名萬古也。

孽龍爲災

粵東圭峯山相傳有刮尾龍。未成正果。春夏間每出爲祟。龍氣所至之處。舟楫屋舍乘空而飛。辛亥春三月。未申之交。羊城西關外。有龍氣由白鵝潭起。至寶華坊一帶。止房屋一時倒壞。壓斃數千餘人。孽龍爲災。誠可畏也。

小講壇

滑稽小說之要素

卓 呆

滑稽小說能引人發笑。所以歡迎的人很多。然而歡迎他的程度。是因入而異。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因年齡而異的。滑稽作品。雖人人愛讀。但愛他的程度。各人不同。也有嗜嗜此類作品。也有不過讀了一笑而已。更有同是嗜嗜滑稽作品。而僅愛某種性質的滑稽。此外別方面的滑稽。反很厭惡的。也不乏其人。所以愛好滑稽作品的程度。是因入而異的。

同是一種滑稽作品。他刺激讀者的能力。往往昔強而今弱。這或者是現在人滑稽的眼光高。因此舊時的滑稽作品。竟不能刺激他。須有現代人所作適合現代人心理的

滑稽作品。纔得動他。譬如紅樓夢中的劉老老進大觀園。我幼時聽我祖母講起了。大家總是笑不可仰的。現在看看。實在竟不能令人發笑。這可見滑稽作品的勢力。是因時而異的。

因各地言語風俗等的不同。所以關於描寫甲地的滑稽小說。(戲劇等亦然)乙地人讀了。未必一定以為可笑。因此外國的有名滑稽小說。不是篇篇可以叫中國人哈哈大笑的。這就是因地而異。

我們小時節。聽大人講着故事。有幾節滑稽的。當時實在好笑。現在想想。到底沒有什麼可笑。但是近來我自己被

小孩子們逼着要講發鬆的故事。我實在講不出。只好拿那自己以為不好笑的幼時所聽的材料講將出來。那知結果甚佳。他們都聽得拍手大笑。可見成人與小兒的滑稽趣味。是不同的。

滑稽小說。短篇的還容易做。長篇的實在不易下筆。下了筆又不易收筆。譬如一幕滑稽戲。始終可以使人笑聲不斷。但是到閉幕時。沒有一個滿座拍手的大精彩。就把方纔全劇所得的效果。一齊送掉了。滑稽小說也是如此。如果沒有絕妙的收場。還是不做的好。否則全篇往往成爲白辛苦。

最易討好。是長篇小說中夾一段滑稽的事情。那就無論

他滑稽的程度怎樣低。人家還是很歡迎。這是從比較上來的。劉老老進大觀園所以會成一個滑稽材料。也會是此理。假如一齣戲內。只有一個滑稽角色。自然看來只有他一人最有趣了。

有人說。「出乎情理之外曰滑稽。這句話是秘訣。只消專寫出乎情理之外的話。一定很滑稽。」不過我以為這一種滑稽。總不很高尙。并且沒有什麼意思。最好是情節很滑稽。又極自然。其中還含着一點兒深意。其次還是那情節平常而專用滑稽的來描寫。倒也有趣。此外無非是些出乎情理之外的東西了。

~~~~~完~~~~~

## 西

霽

## 笑

虹

地福斯問淮而脫道。你爲什麼把這個雪在日光下曝曬。豈不要溶化的嗎。淮而脫道。不

不。吾因爲這個雪太爲潮濕。所以在這裏曬乾了。預備假充了鹽。去賣給人家的。

# 綠玉練

著者 Holloway Horn.

原名 The Melton Emeralds.

張小波譯



在奧克斯福街南邊。一處英國特有的公地上。有所住宅。宅裏的會客室中。坐着一男一女。室中很顯出一種時下受過教育的婦人的勢力。然而處處總還存着維多利亞時代極受詬病的紀念物。這種東西。就是富豪羅小濤所置辦的了。

瑪麗羅小濤。就是愛聽福斯得講述那些無稽之談的一位姑娘。伊是伊族中僅存的一人。幸運之神。很忠實的將他們的禮物。倒在伊的脚下。伊是一位女富豪。伊的淡黑頭髮。很顯出伊臉上天人般的美麗。伊皮膚的顏色和紋理。更足以使人想起普羅紋女人們的嬌艷。我們如去到亞維令或理吾的咖啡館裏。坐在外邊的桌上。便可以看見伊們常常從旁邊走過。

伊的財產和美麗。似乎還不足。幸運之神。在二星期內。又送給伊一位快婿。就是伊所選中的麥爾登爵士咧。當伊倒第二杯茶給客的時候。說道。福斯得。你總歡喜講這種最慘厲的無稽之談。福斯得道。我真不幸。並不是虛飾。我能力可及的最低限度。不過祇能令人聽了。覺得有趣罷了。慘厲不慘厲。我却顧全不到了。他說了這話。微微的一笑。他露出這種笑容。是很難得的事。所以瑪麗見了。很是注意。講到這位福斯得。比較伊約大十歲。肌肉雖瘦。體格却很魁偉。兩眼也奕奕

有神。瑪麗又道。我從來不很懂你的思想。福斯得堅決的道。我希望你不懂。如果你懂得了。生命就不能維持了。：難道除掉我以外。無論什麼人的思想。你都能懂得嗎。伊道。這個自然。他們的思想。都很簡單真確。容易領會。可是你的思想。我委實不明白。你何以從來沒有要我嫁給你的表示呀。我所認識的男人們當中。祇有你這麼一位。沒有向我提過婚姻問題。他們那些人。却幾乎都要求過我。祇是他們或愚蠢。或圓滑。都不中我的意思。福斯得道。這話不錯。其實我也很愛你。我且很感激你。因為我如果沒有你的錢財。我已早經失敗了。他說到這裏。嘴角旁。又現出些微笑之容。瑪麗又道的確。祇有麥爾登一人。可以和我結婚。他已完全得到他自己的錢財。這是我很快樂的。福斯得。你聽見這消息。以為怎樣呀。福斯得道。我雖不能說是喜歡聽見這消息。但也絕無不快的感想。因為我也覺不過較之旁人。我總以麥爾登得衆人當中。祇有麥爾登最爲可取。我對於你們的婚約。本不曉得。直到我從

美國回來。方纔知道。伊道。哼。原來是你在美國。你真是一個神祕的動物啊。他道。我回來後。看見你們的照片。見你們二人很親密的靠在一起。當時原不無有些感觸。然而我知道你們終要這般結合。不過遲早之間罷了。瑪麗。麥爾登不是有好多綠玉嗎。伊柔和的道。是的。那些綠玉。都很可愛。麥爾登的可愛。也和綠玉一般。天真爛漫。但是稗氣太重些。他道。等你做了麥爾登夫人後。那些綠玉。已歸屬於你時。想你總可取給我賞鑒賞鑒罷。他說話的聲音。忽含有一種特異的聲調。伊道。當然。伊正拿着一杯茶。送到嘴邊。聽了他這話。就中途停住。似乎他這話。令伊受着大大的激動。他神情安然的又道。瑪麗。今後不久。你就是一位貴婦人了。我呢。却仍是這樣一個福斯得。伊道。這話果然。福斯得——我最要好的朋友。福斯得這一次的微笑。顯示的時間。較爲長久些。並似乎含着譏諷和深情。要藉以挫折伊的心情一般。他道。我們不久就要天各一方了。見面的機會。甚至於比較現在格

外難得。他說這話的聲調，也含着令人不可測度的意味。他的語意，也很閃爍。瑪麗靜靜的將茶杯放在原處。精神貫注的凝視着他。他接着又道：你常常取笑我，說是我的生活，總含着幾分神祕。其實何嘗有神祕的意味。我想我祇有一件特殊的事情罷了。瑪麗：你要明白，越是行動秘密的人，他越無所謂秘密。說着，又笑了一笑。伊道：請你不要再這樣的笑。我見了這種笑容，很覺得難受。他道：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開羅的一個旅館裏。我們曾閒話了好一會。他說着，現出罕有的熱烈的神情。再說道：我們那次見面，從表面上看來，和別的普通而快樂的晤談，原很相似。然而却有如是平面上的相交線，祇會在這一點相交。絕不會在別的地方碰到。我們的生命，和這個相交線，很是相像。瑪麗：你倘細想一想，不是要覺得很奇怪嗎。不過今天午後，我前來看望你，是爲着祝你快樂，並不是來對你演說的。這一類的话，少說些罷。伊道：你對於神祕和相交線，演講了這麼一大套，是什麼意思呢。你說你要祝我

快樂。這話我固然相信。同時我又很奇怪。我委實不明白。你今天午後的爲人，他笑着站了起來。伊忙問道：你要走了嗎。不能再坐一回嗎。七點鐘，我纔去會麥爾登。還有一小時的時間呢。他很粗暴的應道：是的。我一定……說到這裏，又轉了溫柔的音調道：瑪麗，你在我的生命裏，有如一塊沙漠中的沃壤。這話你明白嗎。你無論碰到什麼事，我知道你總是很慈愛的惦念着我。對嗎。伊聽了這話，默不則聲。祇凝視着他。他接下去又道：又好像在昏黑難行的夜裏，天上的雲，忽然分開，露出一顆明星。那一道明亮的星光，正照着一個在泥濘中掙扎的人。正照着一個渾身污穢的人。雖然後來雲又合攏，可是因有這星光一照，這人便曉得他是陷在泥濘裏了。他的心坎裏，便充滿着抱怨他自己的意念。憤恨泥濘的心，也就達到極點了。這當兒，伊也立起來，面對着他，受了刺激似的道：福斯得，你的話講得很奇特。你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簡直一些不明白。請你明瞭的告訴我罷。他搖搖頭，伸出一手道：再會

罷。伊便也伸出一手。他就把伊的手捧着。送到他的唇邊。親了一親。隨即走了出去。伊獨自站在窗前。過了一會。方才轉身走去。

福斯得別了瑪麗。走了出來。便一直走到李塞耳街上一個小俱樂部裏。這時候。辰光尙早。俱樂部中。一個人沒有。原來這裏必須到了夜半後。方纔有令人取樂的種種頑意兒。當下他無精打彩的。信手拿起一張晚報來看。才看了不多幾行。他的狀態。已完全改變。半小時前。他不是會和瑪麗講過麥爾登的綠玉練嗎。這張晚報上。却正登載着一段很長的新聞。大意是說麥爾登的綠玉練。已在今晨被竊了。新聞的旁邊。還印着麥爾登爵士和他未婚妻的小照。另外再有兩張照片。是麥爾登堡和收藏綠玉練的密室。這綠玉練在麥爾登家。已傳了好幾代。都是藏在那裏。不料現在竟被賊人輕輕的偷去。

福斯得看了這段新聞。忽生了一種感想。覺得那綠玉練現在雖由麥爾登保管。不久便將歸屬於瑪麗。所以那綠

玉練。事實上是瑪麗的所有物。那末綠玉練如今被偷。真正的失主。自然是瑪麗呢。他又閉上眼睛。冥想綠玉練戴在瑪麗雲髮旁的模樣。和麥爾登家歷代婦女們戴着的神情。

過了幾天。這一起竊案。在新聞界裏。鬧得一天大似一天。有幾種報紙。竟然比做前幾年發生的那樁「黑影」案。那「黑影」案。案情離奇。人所共知。那案中的犯人。膽大妄爲。實在比較此案更甚。還有一兩家報紙。甚至於說這案發生。正是「黑影」又開始工作了。警察們自然極力偵查。怎奈竟查不出一些頭緒。他們怎會料想到這串練子。却是藏到海爾頓花園臨近的一隻保險箱裏呢。

警察們所以料想不到。實在不能責怪他們。因爲亞云公。是決不會引起人家的疑慮的。這位亞云先生。是一位英國公民。他的出身。雖不高貴。但他現在委實是一位純正的鑽石商人。是一位純正可敬的商人。祇是麥爾登堡密室中的綠玉練。怎會到了亞云私人辦公室中一隻堅

固的保險箱中呢。這一回事。如追究起來。很有趣味。雖和本文無關。却不得不稍說幾句。就是這位鑽石商人。曾付過綠玉練的代價二十分之一。給與竊賊的一個朋友。這人還說了一句俏皮話。說是麥爾登爵士家的密室。雖然也很堅固。但不足以保護這綠玉練。所以替他弓換一個安全的所在。

亞云命運不佳。以致在這件事業上。未曾得到實利。若能稍過些時候。把綠玉練拿出來。重行鑲嵌一回。再在市面上出現。儘可照普通合法的程序。做一筆厚利的買賣。南美洲本是一個售賣真正高等綠玉的大市場。那裏又有他的幾個很能幹的代表。還愁這綠玉練賣不出去嗎。亞云是一位可敬的有才能的人物。他不祇是一個寶石商。又是一位鄉村中的紳士。每天下午三點半鐘。他離開了辦公室。就乘着他的車子。去到鳩耳得的十字架附近。收買些寶石。他又是海索耳房屋的主人。所以一班商人都敬服他。在他的鄉村裏。他真是一個堅強的主腦啊。

亞云尚未娶親。照護他的人。就是一個管家人。和一班得用的僕役。他的生活。非常寂靜。他鄉間的屋裏的職業活動。並沒有可疑的情景。在禮拜這一天。瑪麗羅小濤姑娘。是要結婚的了。

一個人也許有好幾個人。乘着一輛車子。從鎮裏行來。行到海索耳房屋外面的空地上。即便停住。車中的人。下了車後。這房屋最下層的一扇窗子。隨即很巧妙的開了。他不聲不響。跑進亞云的屋中。人不知。鬼不覺。連亞云自己也不會覺察。直等到來人把麻醉藥放在他嘴唇上。後來他甦醒了。來人早已遠颯。他身邊帶着的一隻皮夾。裏面放着那天午後買的一打未曾琢磨過的鑽石。已被來人偷去。他忙把房中細細搜尋了一番。別的值錢的東西。却一點沒有失去。亞云又極力思索。想把他看見的那個俯在他身上的人的面貌。描摹出來。無如他的記憶力。向來薄弱。再也回憶不出。

這一天。正是瑪麗羅結婚的吉日。亞云隨即又受着了一個

重大的打擊。原來他瞧見本報上登着一段綠玉練已經尋到的廣告。他見了微微一笑。心想在方纔賊人未來以前。還看見那只黑皮匣。好端端的放在保險箱中。怎麼會有這件事呢。

瑪麗姑娘在這天早晨。忽接着一件掛號的包裹。拆開來看的。裏面正放着那串失去的綠石練。午報上。已有了這一段新聞了。

亞云到了辦公室。忙將保險箱上的鎖開了。把黑皮匣持了出來。他的心裏。絕對相信綠玉練是在裏面。及至揭開匣蓋一看。裏面竟然空無所有。只有一張紙條。上面寫道。「匣中的綠玉練。是被「黑影」取去。送給綠玉練的原主。當做一份禮物了。」亞云只氣得頭昏腦悶。似乎房子在他的四周。旋轉個不停。

這事真個希奇。令人推想不出當中的道理。「黑影」怎會曉得這串綠玉練。是在那保險箱中的匣子裏呢。亞云查看了一會。見別無所失。可見「黑影」是特地前來偷

取這綠玉練的了。祇是他怎麼偷去的呢。辦公室中。既絕無破損的痕迹。保險箱又未移動。而且那黑皮匣上的鎖。又並未損壞。這真個是一樁極希奇的事咧。

亞云坐在椅子上。極力的思忖。以為這個賊人。真個十分詭秘。很覺得可怕。說不定那兩隻詭秘的眼睛。仍凝視着他呢。他又想這種詭秘。較之所有的事情。更覺可怕。一根價值一萬五千鎊的綠玉練。很安密的藏在他的保險箱裏。竟會莫明其妙的被賊人偷去。這真是一件最最可怕的事啊。如果是普通的保險箱。容易開關。那還罷了。可是他這保險箱。是特別製造的。開關的機振。祇有他自家曉得。這賊人又怎會曉得的呢。若是不曉得。便絕不能開開這保險箱。他越想越不明白當中的道理。越想越覺得害怕。暗自說道。這當中的詭秘。有如是最上等的魔術。真有出神入化之妙了。

亞云想了又想。從一起一伏的思潮中。忽露出一線事實。他記起倫敦有一個人。知道這串綠玉練。是被他買來。收

藏在他這裏。這人就曾得過綠玉練的代價。二十分之一的。那個人。當下亞云拿定主意。立刻前去會他。他不曾坐自己的車子。却僱了一輛汽車。急急駛去。不多一會。他已到了倫敦。行到愛而得門時。他就下了車。付了車資。再步行了十分鐘。到了目的地。那人見了他。問道。亞云先生。你好呀。亞云不和他寒暄。脫口就道。我保險箱裏的綠玉練。已經不見了。這人聽說。大呼了一聲道。我曉得他們已經送回去了。亞云道。倫敦城中。祇有你一人。知道那綠玉練是在我那裏啊。他們竊賊當中。對於名譽。也很注重。這人聽了亞云這話。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不說甚麼。祇嚴聲哼了一聲。亞云又道。祇有你一個人知道啊。我的保險箱裏的東西。一點未曾缺少。祇不見了那綠玉練。究竟是誰。特地到我那裏。單單把這個偷去呢。這人冷笑道。我不曉得。總而言之。那綠玉練。決不是我偷的。名譽是第二生命。你切莫把這賊名胡亂的加到我身上。亞云道。你總沒有回答我的話。還有別的什麼人知道嗎。這人沈吟了

一下道。你不可說是我說的。舉而羅普。或許知道。因為我們常在一起做事啊。祇是他縱然曉得。又怎能從你的保險箱中。偷將出來呢。我想你的保險箱。一定有些損壞了。亞云道。這個不見得。別的不必說。連鎖也不會損壞呀。這人道。也許是你辦公室裏人偷的。亞云道。不會的。那裏的人。都不知道我保險箱的開關法。而且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把那綠玉練是放在那裏。這人道。你們鄉間的竊賊。怎麼樣呢。亞云道。他們絕沒有這般大的本領。這人又道。也許那賊人用麻醉藥。迷失了你的知覺後。把你的鑰匙偷去。開開你的保險箱。亞云聽了這話。似乎得到了一線光明。說道。這話雖然不錯。那賊人也許是偷用我的鎖匙。不過我那保險箱上的鎖。也很特別。單單一把鑰匙。仍不能就把我的保險箱開開呀。這人道。關於你那保險箱上的特殊組織。你可曾記錄下來。放在什麼地方嗎。亞云道。有的。這人道。那地方很秘密嗎。那賊人能夠尋到嗎。你是不是放在臥室裏的。亞云聽到這裏。心中已有幾

分領悟。應道。是的是夾在我的袖珍簿中。原來我的袖珍簿中夾着一張車輛的月季票。我便記在這月季票上。所以縱有外人見了。祇認做是一張月季票。不會想到上面有重要的記錄。這人道。然而他們總知道你不會有月季票。因為你平常都是乘坐你自己的車子啊。亞云道。是呀。我的天呀。我明白了。他們必是把每把鑰匙。和那些組織。都瞞着我謄寫了去。以致能夠人不知。鬼不覺的。把那綠玉練偷去。大概他們以為我可欺。便再偷取我那些鑽石。這人道。他們怎會曉得你買了這許多鑽石呢。照報紙上的記載。說你會看見過那賊人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亞云道。我已記不清了。似乎記得他有一隻眼睛上。有一個小紅癍。大約是在左眼。這人吁了一口氣。說道。是咧。一定是「黑影」了。幾年前。我在紐約。曾見過他一次。所以曉得他的眼睛上。有一個紅癍。這一層。就是警察也不知道。講到這個「黑影」。他真是一個怪物。我和他見面。是在紐約城東一個小俱樂部裏。是一位友人指給我

瞧的。亞云道。這個對了。他曾留下一張紙條。放在我的保險箱裏。這人道。亞云先生。既然如此。我要勸你最好不要為着這串綠玉練。心中再惱悶了。既已失去。就當着沒有這件事的罷。亞云聽了這話。用疑惑的聲調。問道。你認識這「黑影」嗎。這人道。也不能算是認識。如今我倘再看見他。却也不敢發誓。斷定「黑影」就是他。亞云先生。上次我在紐約看見他時。我們二人。都是想竊取那綠玉練。起初雖被我偷到手。如今到底落到他手中去了。他那塊小癍。原很容易隱瞞過。當時我却瞧得很清楚。似乎是深紅的顏色。亞云悶悶的道。原來如此。怪不着他能夠曉得那綠玉練。是在我那裏呢。這人道。依我勸你。你向我買去。那綠玉練。花錢本不很多。如今縱然被竊。損失也還不大。不過你那些鑽石。又都被他偷去。却不免損失了若干金錢。然而也祇好自認晦氣。作為吃了一筆倒賬罷。這箇短小說的第三幕。又在波起瀾公地。康柏密夫人家發動了。康柏密夫人。是一個可愛可敬的婦人。是瑪麗的

姑母。瑪麗和麥爾登舉行婚禮。很是順利。這本來是結婚的原理。特來道賀的賓客。很是衆多。很是熱鬧。

麥爾登爵士和他的新夫人。站在一個大樓梯的上面。望着下面的許多賓客。賓客當中。有一位少年。正是福斯得。這時候。賓客們的談話。多數是談論這天早晨。綠玉練物歸原主的一回事。他們都以爲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有些人。疑心必是麥爾登出下很大的代價。方才尋了回來。還有一班癡情的人。却說道。這個竊賊。一定是因爲這位新娘的淑德麗容。受着了感動。自動的把他的擄掠品送回。好使得新娘格外高興。癡情的人。往往會有這種舉動的啊。

大衆都料到這位麥爾登新夫人。收回了這綠玉練。十分

高興。再瞧見伊的頸項中。掛着這串毫無斑瑕的綠玉練。果然是美麗絕倫。

不多一會工夫。婚禮已將終結了。瑪麗把一隻手放在福斯得的手裏。並望了望他。說道。再會罷。福斯得也這樣說了一句。並微微的一笑。這種微笑。是伊覺得最難受的。真個奇怪。他的這種笑容。竟久久的盤據在伊的腦中。後來過了許多日子。伊還不時的想起他那微笑。並覺得他的臉上。現出這種微笑時。同時又露出一種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形容。因爲這種形容。滿含着陰險的意味。其所以如此。他左眼上的一塊鮮紅小癩。要擔負大部份責的任呢。

——完——

# 憶蘭館聯話

徐寶山

輓聯之佳者。或以沉痛勝。或以風調勝。若徒以不關痛癢之文字。類祭餼釘。敷衍塞責。又烏足取。曾見師輓弟云。「憶同堂三載。諸生問字汝先來。可憐瘦比黃華。在琴邊也。在燈側也。正虛懷就教。祇望蘭芬桂馥。與人爭金榜功名。那期忽忽辭塵。竟成了春夢半場。曇花一現。再安硯九宮。(山名)弱弟登門兄未到。遙問魂歸蓬島。其妻殉之。其父繼之。想苦雨酸風。定非艾綠榴紅。邀我醉蒲觴光景。所以遲遲不弔。怕聽你白頭母哭。黃口兒號。」悽惋蒼涼。可稱絕作。又兄輓弟云。「意氣鬱勃。遭迭挫折。披髮叫大荒。誓將力與命爭。其奈力與命爭。壯志未酬。一棺遽掩。門祚凋零。如何支柱。握手話衷曲。除非相逢夢裏。祇恐相逢夢

裏。迴腸寸斷。片語俱無。」如巫峽猿啼。不勝凄楚。此輓聯之以沉痛勝者。杭縣某太夫人。以八月十七日逝世。蓋中秋後二日。觀潮前一日也。有輓之者云。「明月證前身。佳節中秋。碧海青天先作弔。拈花微笑。萬人空巷。素車白馬送歸真。」信手拈來。恰到好處。此輓聯之以風調勝者。曾文正公輓弟國華云。「歸去來兮。夜月樓臺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風雨鷓鴣聲。」悱惻纏綿。令人增手足之情。舒摯甫輓弟聯云。「開篋見汝書。觸手見汝物。閉目見汝容。傷心二十九年。誰信弟兄今世畢。撫視不能知。痛哭不能聞。大呼不能應。分袂四十五日。歸看妻子一房哀。」悲哀沉痛。語語切真。友愛之情。自然流露。

#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麼？

請用商務印書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有下面四大特色：

- (一) 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紙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 (二) 精選上等質實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 (三) 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影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 (四) 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 拉福祿

君患可惡之癬疥或疹痛之皮膚乎  
君有疥瘡或手胼及鱗皮乎  
此一拉福祿一乃一種最新治療一切皮膚病之聖藥用之效速而可永不再發只須用以洗皮膚上之患處一切癬疥及痛苦在十分鐘中即消滅無餘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貿勒洋行經理(四)

東方868(四)

袖282(一)

# Pro-phy-lac-tic 刷牙病禦齒保

無處不到——無垢不克

清潔之齒·斷不敗壞

刷牙而只刷其面猶非刷牙之本旨蓋欲齒牙健全必須內外並刷使處處清潔方可而能使內外並刷處處清潔之牙刷則惟保齒禦病牙刷有此能力保齒禦病牙刷有凹形之刷面以配合口腔又有齒狀之刷毛可以深入齒隙其刷端較長之毛則用以刷洗牙背及最重要之齒牙內面清潔齒牙之能力斷無他種牙刷能有如保齒禦病牙刷者

常裝於黃色紙匣內出售其匣上柄上均有四文字  
TRADE MARK  
務請注意



售出有均店商貨百房藥處各

刷形三分種成年兒童幼孩  
上海黃浦灘路四號  
美商貿勒洋行經理

東方(825)(1)

# 大 聯 珠 香 烟

新 三 字 經

聯 珠 烟 南 洋 造  
 牌 子 老 價 錢 巧  
 品 質 高 滋 味 好  
 升 二 省 馳 名 早  
 請 寄 語 衆 同 胞  
 用 國 債 宗 榮 耀



諸 公

老 牌 國 債

人 人 歡 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叶 公 司 出 品



## 慈善的人

蔣用宏

我相信我的主人是一個和藹而且仁慈的人。他愛護我們比什麼都周到；態度極其誠懇。我們因此可以推想人類是很和善的動物。

我到他家裏是在去年春天，那時候我出世只有一個多月。鴿販子就把我捉進他的籠裏，挑到市上去賣。我那時忽然離開雙親，覺得沒有雙親的慰藉，是很痛苦的。籠裏的同伴雖然很多，但我却好似孤另另地在世界上感着非常的寂寞。

「這個鴿子多麼好呀！雪白的頭上還有一個鳳冠，着實可愛！若讓別人買去吃掉，實在殘酷到極點。我要好

好地養牠，不要使牠受一點傷害，永遠做我一個要好的伙伴。」

我主人從鴿販子手裏把我買了來，并揀選了一個花白色的青年做我

的丈夫；從此我倆就生活在他家裏。

他待遇我們很好，給一個很寬大的木籠做我們的住所；每天要來看我們一二次，并囑咐婢女每天給足米穀；水壺裏要注滿清水，不得偷懶，以免我們受餓；尤其要小心貓子；假使我們被貓子攫去，那就要打一千鞭，餓五天不給飯吃。他愛護我們，真是無微不至。可見他是最慈善的——人類大約都是如此。——至於我們的同類，有時爭一點食物，竟互相鬥打起來，那有他這樣的慈善，拿出這許多食物來豢養我們呢？并且我們是異類，還不是他的同類呀！他對待異類尚且這樣好，同類更不消說了！——人類的確是慈善的！所以人爲萬物之靈！

他每次來看我們都帶着笑嘻嘻的面容。有一次水

壺乾了，婢女忘却倒水，被他看見，恨恨地望着她，將她的頭捉住，對牆上撞了幾撞，罰她二餐不給飯吃，才算了事。他這樣照料我們，使我們感激得五體投地。看見他來了，我們都迎着他，殷殷地叫着，表示我們的感謝，并博取他的愉快。

我們漸漸地長大了，每天在天空中翱翔着；有時站在高高的屋頂上，眺望四面的風景。那黑金色的太陽，照着毛羽，發出閃耀的光輝。我們看見這可愛的羽毛，覺得非常快樂，便啄理一會，使牠更加光澤。啄倦了便張開一邊翼兒，給太陽浴一會。遇着雨天，也有同樣的快樂。餓了便飛回來進餐，不必費一點力；因為穀呵，水呵，婢女早已預備好了；我們實在是幸福呵！

主人見我們羽毛豐滿，很是快樂。當着天氣清朗的日子，特將鴿哨子扎在我們的尾上，使我們飛翔起來，發出很好聽的聲音。他仰着頭癡望，發出快愉的笑容。

我們生蛋了，不久就孵出一對小雛。過了二個多月，

他們長得非常肥大。有一天，主人把小雛捉在手裏玩弄，覺得很快樂。那時有一個圍着白布裙的人走來，指着主人手裏的小雛說了一句話。主人點點頭，并舉起那對小雛來講了一陣，似乎都是贊美的詞句。那人又接連說了許多。主人把手一揮，好似嫌惡他囉唆。那人就走了。

下午的時候，那圍白布裙的人又來了，硬生生地把我們那對小雛捉了去，以後就不見他放還。唉！那人一定是一個殘酷者，是一個暴徒，是一個惡魔！害得我倆找了幾天，一點踪影也沒有！主人引狼入室，自己竟不知道！他好像因我倆失了小雛，鬱鬱不樂，特地把我倆上起鴿哨，放在空中翱翔，以減少我倆的悲哀，并表示他的歉意。他這樣設法慰藉我倆，是如何的可感呵！

我倆以後接連孵有小雛，但都是在剛剛長大，毛羽豐滿的時節，被那圍白布裙的惡魔攫了去。主人一點也不知道。我看他的意思，或者以為一定是那個婢女偷了去；因為主人近來時常打那婢女，就可以知道。但是，主人

呵！的確不是她偷去的！她着實可憐呵！

那一天，我的小孩又被那惡魔擄去。我倆四處找尋，悲哭了四五天。忽遇着一個街上的小孩子，他見我正站在那邊小牆上呆立着，就拾起一塊小石子來擲擊。這時恰被主人看見了，將那小孩子捉住，狠狠地打了一頓，并質問他許多的話，似乎是疑心我倆的小孩，一概都是他擄去，所以嚴重的詰問他，好爲我倆報仇。但却怪錯了他了！那個圍白布裙的才是凶手呀！主人呵！那圍白布裙的是一個口是心非，笑裏藏刀的劊子手！你不要以爲他是好人，受他的暗害呀！唉！那惡魔越來越厲害了！後來連生下的蛋都一概取去。主人時常將那婢女來打。我想他是怪她不小心保護我們的緣故。她是怪可憐的！我雖然自悲不暇，却很爲她悲憫。她有時也將我倆放在手裏，把面頰來偎着，好似來安慰我們，并表深切的同情。

我們年紀漸漸地老了，已經不能生蛋。那個惡魔，真是慘無人道，又把我那親愛的丈夫擄了去。我悲哀到了

極點，已有兩天沒有進一點穀米，消瘦得不成樣子。那親愛的主人，這幾天也沒有來過。現在真不得了了！那個惡魔，竟把我捉了去，磨着一把鋒利的菜刀，正要來動手。我一眼瞥見那婢女站在那邊，不覺大聲哀叫起來：

「我親愛的姊姊，你快點救我哪！那惡魔要殺我了！

……」

她不但理我，反掉轉頭去，拭乾淨她的眼睛。或者她剛才瞌睡起來，睡眼迷矓，沒有看見我也難料。不然，她決不會見死不救的。

我又極力掙扎起來。噢呀！我那親愛的主人，也在那邊。我用盡了最後的氣力，聲嘶力竭地叫起來：

「慈愛的主人呀！快點來救……救……呀！那惡魔的刀，快架在我頸上了！……噢！你怕那惡魔麼？他的刀只能殺死我，不能殺死你的，不要怕呀！……快……救……他的刀已到……」



# 諺語考 余康齡



光臨 幸見光臨。「曹植文」

儒雅 風流儒雅是吾師。「杜甫詩」

珍藏 陸海珍藏。藍田美玉。「班固賦」

珍羞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後漢書」

仕途 放利之途。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唐書」

苟同 儉合苟同。以持祿養交。是謂國賊也。「韓詩外傳」

飄泊 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北史」

玉成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西銘」

誤事 愍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趙索二公也。「晉書」

任意 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達戾者。「公羊傳疏序」

今昔 樂我盛明時。於焉傲今昔。「韓愈詩」

著實 篤學勵行。著實飛聲。「國語」

交易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易」

什物 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名什物。「史記注」

事情 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國策」

風化 夫養老與教。三代所以樹風化示天下也。「三國志」



## 此中甘苦

嚴美孫

小說界裏的甘先生。如今四海聞名了。

甘先生做小說。下筆如風。最快的時候。一晚趕過兩萬多字。不論文言白話。他都擅長。他做小說。不怕沒有材料。最覺麻煩的。便是杜撰篇中的人名。男人有男人的名字。女人有女人的名字。叫出口來又要響亮。又要相像。譬如一個是「王國楨」。一個是「張淑娟」。一望而知第一個是男人。第二個是女人。這是普通男女的姓名。倘使有男扮女裝。或是女扮男裝。或是另有他種特別的關係。就與普通的姓名不同了。還有一種固定的姓名。最易檢用的。便是包車夫。大半都叫王阿三。堂子裏的大姐。大半都叫阿寶姐。或是阿金姐。還有一種諧音格的。蔡蘭塢就是拆爛污。勞柏香就是老白相。這些名字。只好代表下流社會中的無賴。其他類似的種種。不勝枚舉。別看這杜撰人名。是一

件極容易的小事。也要有一種經驗才行。

不論那一家小說雜誌。都有甘先生撰述的大名。他的筆債大忙。鎮日的埋頭書案。手不停揮。他的小說。出品日多。大凡小說中杜撰的姓名。一本百家姓上的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都用遍了。後來甘先生特地檢出來許多僻姓。每個姓的底下。都裝好了名字。分做男女二大批。男的有男的名字。女的有女的名字。分門別類。頭頭是道。兩張名單。擱在案頭。以便屬稿的時候。一些不假思索。隨便拈着就用。至於各人的富貴窮通。當他落筆的時候。一些沒有成見。各人的命運如何。雖要看小說的結構怎樣。却也要靠甘先生筆下超生咧。

有一天甘先生撰成了一篇得意之作。內容說一個青年。因為貧苦無聊。社會上的人。瞧他衣衫襤褸。沒有一個肯

去扶助他。到了後來。他實在沒有生路。只好做強盜了。可是掉慣筆頭的人。要他做強盜。却是一個外行。一個小錢還沒有弄到手。他的性命。倒白送了。他這篇小說。刊佈出去。人人傳誦。都稱是一篇有功世道之作。他的原文中煞尾有一段道。

鄔錦標竟做了一個衆人唾罵的強盜了……

不想這一本雜誌當天出版。甘先生的老丈人。竟聲勢汹汹的趕到甘先生家裏來。他老人家兩撇仁丹式的鬍子。氣得直豎起來。一把揪住甘先生。大興問罪之師。甘先生見了他老丈人的那副神氣。好像老虎要吃人一般。嚇得冷汗直流。莫名其妙。後來問個明白。才曉得鄔錦標這三個字。便是甘先生丈人的丈人的尊姓大名。甘先生起初單曉得他是姓鄔。這個鄔字。是個僻姓。就在鄔字底下隨便的加了錦標兩字。以爲決沒有和他相同的了。不想竟因此冒犯了他老人家。這也難怪他老人家動氣。他老人家今年已經八十多歲的人了。我的小說裏面。既不頌揚

他是個老壽星。反而罵他是個惡強盜。也難怪我丈母動了無名火。打發我丈人來下這個哀的美敦書呢。當下甘先生聲明誤會。求他丈人從中向他丈人轉圜。後來好不容易講和。叫甘先生割出一條魚翅席。向鄔老太爺陪罪。一場大事。這才化作沒事。沒有多時。甘先生回到家鄉掃墓。遇着他八十五歲的老姑母。這位老姑母。和鄔老太爺是門親戚。甘先生敲釘轉脚。盤問鄔家的歷史。才曉得這位鄔錦標老太爺。雖是書香門第。少年的時候。却幹過幾年要錢不要命的生涯。直到三十多歲。才棄邪歸正。如今這篇小說中槍斃的強盜。恰巧名叫鄔錦標。和他同名。彷彿是宣布他的罪狀。你叫他舊事重提。那得不心驚膽戰呢。甘先生聽了這段話。才明白過來。回到上海。他的丈人。怒氣已經消了一半。只是他的丈母。因爲女婿要槍斃的那個強盜不強盜。和他却有父女的關係。如今給甘先生暴露出來。因此把他恨得透骨。只要看見甘先生的面。越看越氣。人家說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他這丈母看到

女婿越看越無趣了。甘先生回到家。他的夫人也和他大吵大鬧。說他無論有心無心。既曉得母親的娘家是姓鄒。就不該做這篇糟蹋姓鄒的文章。招惹了這場是非。那篇稿費。不過賣到五塊多錢。一桌賠罪的魚翅席。却去了十二塊半咧。還有一件事。最受影響的。就是因爲了這篇稿子。大傷我們母女的感情。今天房租到期。我想問他借二十塊錢。他居然當場拒絕。這條門路。是你弄斷的。我如今只曉得問你要錢。今天的房租到期。後天的電燈表又要付錢。你快快的去想法子。就是你動筆如風。寫了一夜。寫出來的幾文稿費。够作什麼用度呢。甘先生被這激刺。心下好生難受。只好低着頭。擲着鋼筆蘸飽了紅墨水。只管在洋箋紙上沙沙的寫着。寫了一半。陡然想起我明天至少要有五十塊錢。才够分派用度。我便今晚一晚不睡。趕撰一二萬字。也不能够賣到這個價錢。這便怎麼辦呢。平時有了周轉不靈的時候。總靠我丈母當做一座小銀行。如今銀行封關。一籌莫展。還是向親友去商借罷。繼而

想到他去年病在垂危。向他舅父息借五塊錢。他都不肯的一回事。未免有些寒心。甘先生想來想去。沒有法想。只好重行拿起鋼筆。絞盡了心血。悶聲不響。只管一行一行的寫下去。一直寫到精神疲倦。腰酸背直。眼睛也花了。手指也疼了。才放下筆桿。倒頭便睡。

第二天清晨。甘先生聽見門響。只當是收房租的來了。嚇得連忙起身。擲着一管筆桿。繼續昨夜未完的稿子。居然給他湊成了二萬五千多字。他想每千字能够賣到兩塊半錢。還要能够現錢到手。才可以敷衍今天的用度咧。他把這篇稿子。攤在桌上。從頭到尾的看了一遍。覺得字裏行間。都是他嘔的心血化成的。賣稿子的錢。那怕一個小錢。也要當做十個大錢的用處。這篇稿子。是我辛辛苦苦撰成的。賣掉的錢。却爲養活妻兒老小。今天便是賣到五十塊錢。分派各項用度。頃刻之間。不剩分文。唉。我昨晚開足夜工。筆頭不停。究竟用腦過度。後來擱筆的時候。覺得眼前漆黑。幾乎暈了過去。唉。心血交換來的金錢。到底爲

誰忙啊。甘先生想到這裏。心下非常抑鬱。可是他的夫人。一些都不能夠體諒他。反而逼着甘先生要交麻雀的賭本。甘先生一時氣憤難免沒有好話。他的夫人受着一場無趣。只好又拿鄔老太爺的事情做題目。口口聲聲埋怨甘先生。不該譏辱我娘家面上的人。甘先生曉得和他辨白不清。只索不響。這時甘先生新撰的那篇稿子。正擱在案頭。他的夫人。一面拿起來看。一面嘴裏嘖咕道。這篇小說中。你大約又要把我父親當做烏龜罵了。他正說着。忽然杏眼圓睜。射着一行字道。

四女兒的生涯開場。那怕賈老頭兒滿身是狐臭。可憐四女兒看。在金錢面上。也只得……

他看完了這一行字。忽然變了臉色。揪住甘先生的破長衫。死不肯放。惡狠狠的帶出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大聲的哭着道。你好……你好……你是我的丈夫。筆頭上囉囉。囉囉別人。倒也罷了。如今竟囉到自己同牀共被的妻。子頭上來了。我倒問你。你的妻子。幹了沿門拉客的生涯。

你自己處於何等地位呢。你這死不要臉的東西。把我糟蹋到這般地步。平白地污辱我的名譽。我決不肯和你干休。說罷了。雙腳直跳。捶胸大哭。甘先生好像墮在霧中。急急的道。這又奇了。我小說中說的那個四女兒。關你什麼事。而且小說中的情節。多半是空中樓閣。何必要你代四女兒打抱不平呢。像你這樣的舉動。彷彿是得着瘋病一般。真弄得我莫明其妙。有話儘管好說。爲什麼要哭哭啼啼。鬧得這個地步。給左右鄰居聽見了。像什麼樣子咧。他夫人聽了這番話。哭得越發厲害。戟指大罵道。我倒問你。我做了妓女。你做丈夫的。到底有什麼光輝。我嫁到你家四年。做了小說家的妻子。真真苦命。只好跟着你過清貧的日子。那怕粗衣菜飯。我也從來沒有怨過一聲苦。就是有時到親眷家裏看看小牌。也不過消遣頑頑。至多只有一兩塊錢的輸贏。有時贏了幾文。却要貼補你作爲買郵票紙筆的費用。你做起小說來。我還要幫你情節。稿子撰成了。我還要幫你計算字數。有時你有罵人的文字。不

便自己親筆出而。給人家瞧出破綻。還要幫你鈔寫一遍。這幾年你做小說。我幫助你的地方。着實不少。夫婦倆只。要能够互相諒解。原也說不到要你感激我的話。你如今非但不感激我。反而說我操皮肉生涯。看中一個滿身狐騷臭的賈老頭。就是罵人。也要有個分寸。這句話是不是應該你罵的。你如今欺侮我到如此地步。委實不能和你干休。我要回去。請我的父母出來問問你這黑良心。到底是存着什麼用意。你外邊有中意的人。只要你有這財力。儘管把他娶了回來。我就終身住在娘家。讓你們兩口兒去享福罷。……說着。檢了稿子上的鐵證。氣得抖抖的走出門去。甘先生也不說別的話。單喊了幾聲冤枉。心裏却暗暗的想。四女兒關他什麼事呢。他雖也是行四。他的父母。總喊他四小姐。用人們都喊他四姑奶奶。我說的這個四女兒。完全與他無關。何必用他大發雷霆。我真弄得不懂呢。甘先生的心下。狐疑不決。就把他夫人陪嫁過來的。那個雙嫗。喚了出來。問個仔細。纔夾了一陣。才弄明白。原

來四女兒三個字。是他夫人從小的小名。後來到了十一歲。覺得四女兒三個字。帶着些稚氣。大家才改口叫他四小姐。那四女兒三個字。却沒有人提及了。

一陣腳步聲。一連串走進來幾個主顧。一個是收房租的。一個是收電燈費的。一個是收米賬的。一個是收巡捕捐的。大家不約而同伸出手來。向甘先生要錢。甘先生的眼光。射到他的案頭。只見他所撰的那篇小說。曉得稿費沒有着落了。甘先生長歎了口氣。

從此以後。甘先生做小說。十分灰心。對於杜撰人名這一件事上。受着了一番教訓。更如驚弓之鳥。大凡做成一篇小說。這裏面角色的名字。却要經內務部通過。才敢發表。有時甘先生心血來潮。動起火來。對他夫人道。最好我小說中的人名。請你把你母家的家譜。檢閱一下。倘使沒有犯諱的名字。那麼烏龜王八的頭銜。儘管任我加到他的身上。請你不必再來干涉咧。

有一回。甘先生做的一篇小說。內容說一個吃素的老太

婆。被一個忤逆的兒子。打了一頓。他的夫人。又提出質問。說這件事。是他母舅從前對於他外婆而發的。不該應揭載出來。這回幸虧甘先生竭力辨明。把這篇小說撕毀。才得沒事。不然又要釀成絕大的交涉。

能自由。往往有好稿子。却因情節和名字的關係。只好塞到字紙簍。甘先生才曉得做小說的不容易。有人說。甘先生雖是姓「甘」。只是他的生活。要算「苦」極了。笑孫戲按。這篇「此中甘苦」。大凡做小說的。都曉得此中甘苦。

(完)

### △冷心

某年冬 西比利亞荒野中 有兩個旅客 在雪中乘橇趕路 行至中途 見有一人倒在雪中 甲自然不忍拋棄不顧 停了橇 將他抱起 來 見他凍得身體已失自由 便負他到橇中 無奈此人身體偉大 弄得很費力 竟混身是汗了 乙在橇中看着 冷得發抖 說道 你去管什麼閑事呢 快去罷 我已凍得忍不住了 甲一壁揩汗 一壁笑道 我熱得汗都掛下來了 你是心裏太冷 所以身上也冷咧



谷雨先生足不出戶  
學會了國語上的  
一切智識和技能

大家都知道國語的功用；  
大家都有學習國語的志向；  
所困難的，

是沒有學習國語的適當機關。

上海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國語科**  
就是為解除這層困難而創設的。

本科係由商務印書館聘請國語專家多人組織而成，開辦已有五年，學員遍於國內各省和南洋各地。各科講義由專家分任編輯，用最經濟的方法，能於很短的期間，使學者對於國語上的一切智識和技能，不但充分了解，且能應用自如。

身有教職或有他項業務，而欲求公餘之暇學習國語者，祇有加入本科，可以得着最美滿的效果。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期中的優待▶

- (1) 學費一次繳付者，原收十元；大會期中報名，祇收八元。
- (2) 學費分兩次繳付者，每次原收六元；大會期中報名，第一次祇收四元，第二次收六元。

報名處及索閱簡章處：一、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 一、各省商務印書館

# 教育叢著

## 第一期四十冊現已出版

內容：本叢著係將教育雜誌第一卷至第十六卷中重要的撰著，重新估定，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字，做小叢書的體裁，分類編輯。凡關於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實施以及各種教學法、各種測驗，無不兼收並蓄。可算是一部最完全最通俗的教育百科小叢書。全書共百冊。第一期四十冊現已出版，其目錄如下——

- (1) 新學制的討論 三冊
- (2) 新學制中學的課程
- (3) 小學的新課程 二冊
- (4) 小學教育的實際問題
- (5) 初級中學教育
- (6) 大學校之教育
- (7) 師範教育改造問題
- (8) 測驗之學理的研究
- (9) 麥柯測驗法
- (10) 皮奈西門智力測驗改訂法 二冊
- (11) 美國陸軍用的智力測驗法
- (12) 團體智力學力測驗法
- (13) 五項測驗
- (14) 測驗與入學考試的改進
- (15) 教育統計法
- (16) 現代教育思潮批判
- (17) 日本最近教育思潮
- (18) 社會教育與個性教育
- (19) 教育與德謨克拉西
- (20) 晚近美學說和美的原理
- (21) 美育之原理
- (22) 美育實施的方法
- (23) 教學之美學的基礎
- (24) 教育上之理想國
- (25) 設計教學法實施報告 二冊
- (26) 美國三大教育家之設計教學法主張
- (27) 設計教學法概要
- (28) 設計教學法的實際
- (29) 道爾頓制概要 二冊
- (30) 道爾頓制的實際
- (31) 國文科試行道爾頓制的說明
- (32) 教育哲學
- (33) 教育之生物學的基礎
- (34) 教育雜文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烏拉現相

嵇鶴

記者嘗謂閹宦之禍。莫甚於明。王振誣李士勉。杖而復使荷校。(俗云扛枷)鎖諸太學之門外。劉瑾擅權。一朝殺朝臣四十七員。又因一揭帖。盡暱朝臣於烈日之下。當時喝(音調。卽中熱而病也)死三人。翌日悉奏臥病。至朝中入直無人。魏忠賢黨惡荼毒。凡忠良異己者。盡編入點將錄。如錄中所稱。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大刀楊漣。黑旋風左光斗。鼓上泉汪文言。智多星繆昌期。白面郎君鄭鄮等。所稱爲一百單八將者。何一非忠肝義膽。千古傑出之人才。而悉令橫折慘。以逞姦豎之一快。豈不痛哉。吾謂最可悲者。莫忠烈若。

(楊漣追諡忠烈)當逼李選侍移宮時。熹宗(年號天啓)年甫十三。曾言鬚子官(楊公濃髯長鬚)真忠臣也。相隔僅五六年。而魏璫專寵。用徐大化之策。誣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時人呼爲六君子)等下獄。同夕爲獄卒所斃。越數日始報。面目腐毀。幾至不可辨識。楊公腹壓土囊。且以巨錐貫耳。公子弗忍。欲去之。奈血鏽凝結。堅不可拔。嗣以鐵鉗錐首。以兩足蹬其頭。而後出之。亦可謂慘矣。乃身受其大惠之主。(熹宗之立。純賴楊左)竟昏昏弗察。謂非咄咄怪事乎。

世有作惡諛者。謂回回姓黑者多。實皆姓朱。諱言猪也。姓

沙者皆姓孫。此何以故。緣當日孫悟空曰。百家之姓。爾皆可用。獨吾老孫之姓。不准爾用。回曰。大聖之姓。不准我姓。我將姓甚。(依俚音借讀沙)悟空曰。汝愛姓甚。卽姓甚。回曰。大聖命我姓沙。安敢不遵。以是孫氏俱改姓沙。此固荒誕詛謔之惡謔。記者嘗謂明社朱姓。殊辱紫陽。每見小豕尺許。趨捷便利。迨長數尺。則蠢笨無比。方其據槽而食。槌以巨梃。悍然弗顧。明之嗣主。幼時似皆聰慧。長則物慾蔽之。形同土偶。其姓猪也良宜。

雖然。明之宮豎誠惡。然隨惠愍帝(卽建文)出亡者。猶有王鉞之賢。負熹宗(被李選侍禁錮煖閣中)出煖閣者。尙有王安之忠。是明之宮豎雖惡。猶不無庸中佼佼。至有清一代。鑒於前明之失。聲言不信若輩。而謂言如流。侈言不重若輩。而威權無上。雖曰驕傲恣橫。爲若輩之傳染習慣。亦由法令太寬。適足以礪其兇鋒。試思有清近三百年。除一安得海(俗呼小安子)純賴丁文誠公。依據祖憲。臚陳罪狀。切實奏請。始克明正典刑外。大抵皆舞弊發覺。重則

步奎(卽黑龍江)輕則烏拉。名曰交該將軍。該總管。嚴加管束。實則到配之後。匪特不敢管束。且敬之若師保。奉之若神明。此何以故。蓋御座一怒。立卽發遣。龍顏一喜。旋復釋回。此輩回京後。橫肆播弄。昔日媚之者。恆邀異數。侮之者。每遭奇禍。浸假而吉黑官長。鑒於覆轍。一遇若輩到配。咸有戒心。誰復敢撻逆毛。自取滅亡。彼輩以往昔所聞。徵諸目前形狀。益肆其放恣之習。略無忌憚。又兼烏拉轟爾彈丸。官場闖茸成性。烏得不化化睨睨。仰視若覆鼻息耶。

記者曰。余以此段正文。全由太監而起。故先述太監之惡劣。雖云閒文已屬不少。特敘事之法。若不自根因入手。亦必須插筆倒溯。今擬從頭直敘。似顛預而實直接也。余之遊吉林也。固始於入幕。而終於售藝者。綠英七(非正文。可隱其名)以瑾春副都統。調補吉林副都統。其向辦筆墨桂君。適因母病辭去。阿兄英四。方充乾清門侍衛。與余最稔。由英四面約而往。詎抵任尙未逾月。英七以瑾

春任內。舞弊多端。被人彈劾。逮遣嚴譴。敕將軍遴派委員。解交刑部云云。至是親丁皆不獲面。奚論賓東。余因以落拓不得歸。嗣由友人介紹。租賃烏拉（地名。已詳實心篇內。土音烏字讀務。）全曉寶達（滿文翼領也。名全明。號鏡三。旋升補右堂。）之後院。懸壺自給。新舍五楹。廣院畝餘。（關外地方不值錢。故院落皆寬敞。）種蔬蒔花。差稱小隱。未及一載。而兩署官員。悉通往還。一日在台品三君（總管衙門左堂。已詳實心篇內。）處。見一人偉軀方面。踞坐睥睨。面龐約五旬。而脣頰濯濯。不問而知其爲大太監也。余不願與談。相對默坐。須臾彼辭行。台君送至門外。登車闖咽而去。台君返。余問曰。此新發來之太監乎。曰然。奏事處總管也。名開德興。本發遣烏拉。交總管嚴加管束者。適在此言曰。雲奇峯大不解事。謂我宜住烏拉。我定不住烏拉。吾視姓雲者。其奈我何。似此重要人物。早晚必復赦回。雲公恐惹禍矣云云。越十餘日。夜方午。余忽自夢中驚醒。聞前院（即全右堂處）人聲嘈雜。少時車鄰鄰向北去。其

家中猶囔囔也。翌晨盥漱訖。卽往見之。曰夜分入署乎。全君曰。事關重大。烏得不往。問何事。曰君非外人。不妨相告。但須謹秘耳。夜間接廷寄。（卽軍機大臣代皇上所發之信。）命殺開德興。問已殺乎。曰彼不住烏拉。烏得卽殺。已派官八員。兵百名。馳赴省城逮捕去矣。少時余欲返。全公復囑曰。此刻尙不知捕得否。幸勿爲外人道也。余唯唯而退。甫逾午。雲公以其孫病。遣戈什來延。余欲得聞（姓）耗。卽刻而往。至則問有廷寄來。命殺開德興乎。雲驚訝形於色。曰注余曰。聞鏡三言之乎。余曰然。視雲公神情。若有余已先知。無可奈何之狀。少選續言曰。此事頗痛快。然亦殊危險。卽以故。則曰此輩橫暴。殺之良快。然使聞風而逸。則予之咎戾大矣。旋回身向架上。取公文授余曰。君慎諱人。無妨寓目。余讀訖。欲作狂笑。然恐其愧慚。乃強自制抑。語之曰。開德興殺矣。雲大疑訝。曰誰殺之。曰將軍殺之。雲曰。果將軍殺之。何爲復向予索乎。余曰。文中明言知照。胡云索者。雲意仍未信。余試先述其文之前半。

頃奉軍機大臣字寄。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奏事處總管太監聞德與。不安本分。業發遣打牲烏拉。交該總管嚴加管束。覆查該太監擅壓奏摺。至十七件之多。僅予發遣。不足蔽辜。着該將軍該總管。查該太監是否到配。如已到配。卽行就地正法。如未到配。速卽遊派委員。沿途迎截。一經截獲。卽行就地正法。歸案彙報。（言歸季報也。東三省鬻匪太繁。故將軍威權特重。殺人如宰雞鴨。每季共殺若干。只歸一次彙奏。名曰季報。）毋庸專摺奏聞等因。欽此。

右爲文之前半。余對雲公。只讀其後半云。

本將軍接奉廷寄。當將該太監綁赴市曹。就地正法。唯因該太監。係特旨發交烏拉之犯。相應知照貴總管查照。至奏報一節。業奉明諭。歸本將軍季報。貴總管祇循例咨行內務府可也。須至照會者。（烏拉向不屬將軍管轄。故總管上加一貴字。）

余緩緩讀之。逐句爲之講解。視雲公神情。仍未深信。余以

未獲暢笑。氣固壅塞不舒。余復對此頑石。益覺悶損。因思華堂樓題。花翎紅頂。（加銜）戈什哈趨前侍後。（總管門下有伊都達一名。打牲丁十六名。半月一換班。名曰大人府門上當差。誇耀鄉里。甚尊嚴也。左右兩堂。各有伊都達一名。打牲丁八名。）紅傘肩輿。呵道入署。列桁楊之具。操生殺之權。厚廩虛糜。威福擅作。大有海外天子。神聖不可侵犯之概。而皆此胸無點墨。香臭不辨之輩。真堪爲之痛哭也。余思及此。不禁隨口戲之曰。君請萬安。聞德與長眠弗逸。今已隔宿。吾敢保大軍凱旋。英雄無用武之地也。雲公覩不知恥。亦無悛容。余以斯人對坐。何啻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反不如花能解語。草知含羞。（含羞草葉肖馬繯。開紫花。指戳其葉。卽卽低垂。儼然若有知者。）相看兩不厭耳。遂卽詢何事見招。草草敷衍而返。冀與逆旅主人（卽全右堂）一笑。以豁積悶。詎全公語意。似謂措大略識之無。動輒舞文弄墨。多所臆度。詎知斯事關係重大。安容武斷爲乎。余始信雞羣能或有鶴。而豚柵終無猩猩也。急

起且行且語曰。吾誠妄言。晚間當見分曉耳。

是日晚餐。余方舉箸。聞院中誼曰。老師在家乎。余未辨其音。少焉入室。則所稱瑞夸蘭達者。（名瑞麟。字玉書。係管正藍旗之六品驍騎校。言夸蘭達。滿文也。）一見則連續請安。曰到底世家子弟。讀書堅實。鄙總管甚慚於君。且甚佩服君。余曰。此焉值得佩服。亦非余讀書堅實。乃貴總管。余語尚未畢。瑞即僂言曰。匪特總管。傾總管衙門官員。盡皆有目之瞽瞍。惜終不出大舜耳。烏拉現相。惹君噴飯矣。願姑置此。請君爲我側耳。謂值得一聽否。吾等奉派赴省。今晨尙未入城。卽知聞犯昨已就戮。然不知底裏。未便驟返。緣德嘎賚達與將軍署巡捕有素。遂止兵丁於北郭。攜予往謁之。巡捕廉君曰。將軍（名長順。號鶴亭）昨接公事。天甫卓午。獨自閱訖。卽置諸懷中。僉莫悉其內蘊。旋呼庖人入。親諭以所備之品。繼則踉蹌廳事。蹣跚院中者久之。忽呼予入。囑派幹事者。持刺往速聞總管。更密派一人。呼王琪（人稱王一刀）卽來。在左近聽候。毋許入署。俟酒至

半酣。汝卽傳諭親軍隊伺候。此不啻明語我矣。蓋將軍信

子縝密。故特預派。仍囑曰。此時宜守秘密。勿稍洩漏也。予唯唯而出。酌遣兩人去訖。衙內外皆不及知。越許時。聞太監至。將軍笑謂曰。三哥來許久。尙未食此地之金銀肉。今日特請嘗之。談未移晷。卽呼布席。二人且談且飲。意甚暢適。旋上一大海（碗名）將軍曰。此卽金銀肉。三哥請嘗之。廉公曰。予曰。君以爲何也。卽豚蹄與火腿。參和爛煮之。聞三極口稱讚。且曰。異日須當奉酬。予意曰。來生乎。其傳諭衛隊一節。予已密囑文戈什厚君（戈什哈分文武）故得脫身熟窺。久之食畢矣。盪漱矣。獻茶而對坐矣。將軍曰。三哥京中之案。尙未完乎。聞三慨然曰。了矣。特恐赦詔未克卽到耳。將軍曰。否否。遂取諸其懷而與之曰。今有廷寄。三哥可自閱之。予卽趨侍將軍側。聞讀至如已到配。卽行就地正法。遂手顫唇白。面如死人。公事隨手拋墜。因亦長跪於地。將軍正色曰。此胡爲者。聞聲淚俱下。曰。乞將軍賞假須臾。暫歸料理。將軍厲聲曰。三哥自何處來者。寧不知法

律之尊嚴乎。業入敝署。而復縱之歸第。試問弟尚有頭乎。親扶之起。捺之坐。曰。此事祇有一法。可以通融。兄思何人。最爲可靠。弟可遣人呼之來。以便詳囑。除此外無他道也。聞遲移少時。曰太和福徐梅。（太和福爲吉林牛姓之錢莊。北京有分號。徐曾執其事。現已撥回總號。）本屬舊交。似尙可靠。諒女眷不獲至此。（宮豎流徒。且攜一妻一妾一女。得非怪事。）祇呼渠來耳。將軍顧予曰。遣人馳馬去呼徐疾來。斯時厚君已先入。應聲曰。吾去。趨而出。厚君意留予侍將軍。予固知聞三魄失氣。斷不敢作困獸之鬪也。將軍曰。古云伴君如伴虎。斯言真不我欺。聞俯首不答。將軍視其狀。似甚鄙之。曰。徐少選。卽至。君細思所以囑之者。語畢。卽起而散步。久之。聞驟舉首。似欲有言。適厚君奔入。報徐已至。將軍命納之。問詢之曰。吾存款尙餘幾許。徐此時已知概略。卽應之曰。約七千左右。吾心中未有確數。然爲君簡捷言之。上有青天。吾畜有子女。決無絲毫之侵蝕。聞揖之曰。但願如此。尙煩馳告馮順。速攜紅坐褥來。

（卽紅緞拜墊也）並乞照拂一切。清算帳目。交付內子。囑其卽速回籍。將軍未容絮絮。卽揮徐使出。語聞曰。業已爲君祖錢。吾更送君一程。聞知不能緩。卽起而整鬢。行不能正履。維時武戈什。已紛立階下。將軍曰。聞總管今日飲酒。似稍過量。爾輩速扶掖之。言甫畢。卽有兩人登堂。挾之以出。提抱升車。任播弄如死蛇然。比之初來時。五鹿啞啞。殆判然兩人矣。將軍升肩輿。予跨馬隨之。出法庫門。（吉林省城西南門。俗呼跋扈門。按萬里長城上。亦有法庫門。爲草道內渡之關隘。與斯同名耳。）將軍停輿高處。予棄馬而前。見數人摔開下車。聞指馮展墊於地。斜向西南。跪其上。先三叩。始自語曰。佛爺憐恤奴才。吾以爲憐恤到底。孰知到今日。不憐恤矣。雖然。奴才仍須謝恩。祝畢復三叩。又微轉南。復三叩。未知將作何語。適王琪標刀下。趨走如風。聞三叩畢。甫一挺身。王琪自後揮之。事畢矣。（此其所以爲王一刀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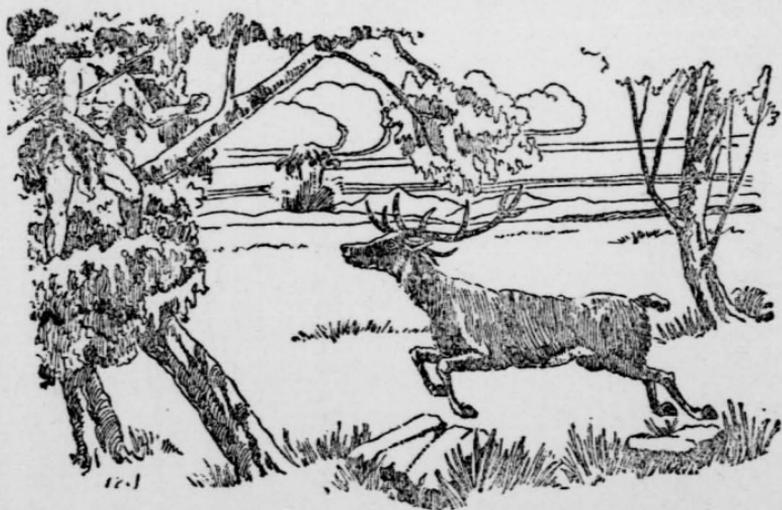
古城得寶錄卷下 (續) 天游

第十八回 挖金磚莫蘭戰羣賊 奪寶石韋坡遇梟雄

太山跑到天明，纔曉得走錯了路，雖是生氣，一些也不灰心。從他看來，不過稍稽時日，歸根終可達到目的。且吃了東西，休息一回，再行繼續進行。森林中面積雖大，自分憑着個人的經驗同智慧，一些不怕。縱使筮瀨遠颺，太山在森林中各處搜尋，一定可以弋獲。盛怒漸平，腹中有些飢餓。到處搜求，給他找到了一頭鹿的足跡。追蹤而往，走了半小時光景，走上一條獸類往來的通道，纔走上那條通道，忽地望見他所追的鹿，飛也似掉過頭跑回來。很是驚訝。怕給他看見自己，不敢跑來。敢忙



縱上道邊一株高樹上去，手脚很快，那鹿一些沒有知道前面有什麼危險。還是向前直跑。從他形狀上看去，一定他後面有很兇惡的東西追着。只知道是獅是虎，好在既到自己這邊來，就是自己的食品。遵照森林公例，就有保衛食品之權。無論是誰想來爭奪，太山是不許的。到武力上不足之時，太山機變百出，智力上也可以取勝。他在那裏思索，那頭鹿愈跑愈近，纔從樹下過，太山縱將下去，躍上鹿背，按下去，一只健臂勾住鹿頸，只一拘，已經給他拘斷。鹿纔氣絕，怕他後面追趕的追來爭奪，抗上背去，一躍上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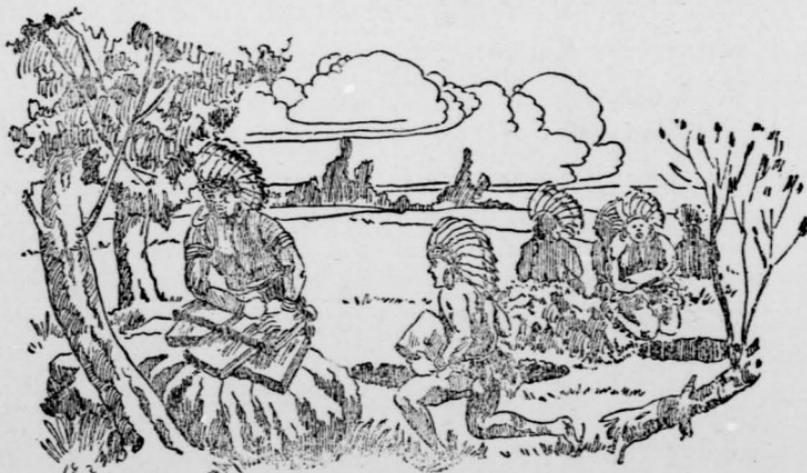
忽地望見他所追的鹿也似掉頭跑回來

最低的枝上坐下，放下鹿來，度置樹枝之中，用極敏銳的目光，向那頭鹿逃來之處，偵探動靜。不多一回，耳輪中忽然聽見來了一陣馬蹄之聲，纔知追鹿的並非是獸類。提起鹿，走上樹葉濃密之處坐着。既可以安安靜靜吃東西，又可以留心敵人蹤跡。坐定之後，用獵刀割下一塊很熱的鮮鹿肉，放入口中，細細咀嚼。正是吃得香甜。古道拐角處，已經有一匹馬繞過來，後面一條線似的跟着不少騎士。一個個都在太山藏匿的樹下過去。騎士中有一個人太山是認識的，雖是認識，因為敵人衆多，一些不露聲色。原來這些

正是莫蘭部下軍隊。太山認識的，就是雜在中間，竊取太

們頭也不迴，直到一處火燒場邊站住。紛紛下馬。等太山

山寶石的韋坡。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知道此去不便再事行獵，所以他們兩行，太山在樹上跟着下去。還抗着死鹿。太山識得火槍利害，知道要在火槍叢中刼取韋坡，煞是不易。森林中生物，向來是謹慎的，不是盛怒所激，決不肯十分冒那大險。太山尤為謹慎。照這樣整整走了兩天，纔走到大山之下，一片平原上面。太山追到這平原邊，記得正是從前失去革囊之處。見了心中不知怎樣有些異樣感覺。那些騎士，直向平原走去。太山遠遠跟着，從灌木叢中，遮遮掩掩的走。前面騎士們一些沒有覺得他



那一個長官去上摩擦着臉露出一種食色之

掩過去看，看見他們都在地下挖掘泥土。巨猿們向來凡是吃不了的食品，都喜歡藏入泥中，太山自從迷失本性以後，把宇宙間人類都當作猿類。所以見他們挖掘泥土，起初還疑心從前埋下食品在此，特來掘取。後來記起自己埋革囊之事來，又從自己埋革囊的緣由，追想上去，纔明白騎士們現在要掘取黑人們所埋的東西。果然不多一回，他們在泥中，挖出一方很醜陋的黃色東西來。纔挖出來，太山看見韋坡同一個長官似的人，都快樂得沒入腳處。督促

騎士們盡力挖掘。看着他們一塊塊從泥中搬出來，堆在一起。那個長官上去，撫摩着，拍着，臉上露出一種貪鄙之色。太山見着這堆金磚，也覺得有些感動。他彷彿記得從前曾經見過這些東西，只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什麼白猿們這般愛他？這東西究竟是誰的？轉念一想，既是親見黑人們埋下去，一定是黑人之物。韋坡從前在自己身邊把一草囊寶石偷去，現在又想偷黑人們的這個東西了。想着發怒起來，目光閃閃，很想去把那些黑人找回來，截殺這些竊賊。只苦於不知道那些黑人的村落，究在何處。莫蘭部下正在忙着，挖取金磚。忽然森林中又來了一羣人，出了森林，也向這邊走來。莫蘭很是機警，雖是一心只注意金磚之上，卻還留心着四面動靜。那些人纔走到半道，已經給他看見。招集手下軍士，一齊上馬，預備迎敵。在非洲往來，若是遇見整隊之人，是友是敵，不能預知的。韋坡也跟着上馬，向那來騎一看，嚇得顏色灰白，渾身打戰。低聲向莫蘭道：「來者就是大盜倭克曼同他的黨人。

一定也來想掘取金磚的。」他在那裏講話，倭克曼也看見太山莊廢基前，圍着些人，傍邊黃澄澄堆着許多金磚。他深怕有人先一步來刮取這些金磚，日夜擔着心事，不料現在果然有人在此動手。覺得近來事事不順遂：第一是失掉寶石，走掉韋坡。第二次給英國女人逃走。現在又有人在此想把視爲自己囊中之物，決不怕人竊取的金磚，想當着他的面，明目張膽取去。他怎樣不氣。也不再去問訊他們是什麼人。明知不用武力，決計解決不來。他們既來挖取，萬不肯就此丟手。大聲傳下一個準備命令。自己把馬一催，直向莫蘭軍隊撲去。他的部下，也跟在後面，舞着火槍，大呼殺敵。莫蘭軍隊早已準備，按槍而待。等他們過去，迎面就放了一排槍。把倭克曼部下，打死了幾個。倭克曼部下一些不怕，手槍哩，佩刀哩，火槍哩，各用自己應手的軍器。人自爲戰，殺入莫蘭軍隊之中。倭克曼眼快，在人叢中望見韋坡。就分開衆人，直追過去。韋坡見倭克曼殺來，知道不妙，若是再事逗遛，給他拿住，前途非常危

險。撥過馬頭，落荒而逃。倭克曼報仇心切，就使因此犧牲這些金磚，他也不能再顧。叫過一員裨將來，吩咐他督率部下，迅即掃盪這些軍隊，搬運金磚回村。自己卻催着坐騎，去追韋坡去了。他們走後，空場上戰爭非常劇烈。雙方都是爲着爭那一堆金磚，誰都不肯稍行讓步。莫蘭軍隊，因驍勇。倭克曼羽黨，也都是亡命之徒。太山從灌木叢中作壁上觀，雖是非常清楚，只苦於身陷重圍，四周都是軍隊，往來奔馳。沒有一些空隙。眼看倭克曼追着韋坡過去，竟不能追蹤而往。很是煩悶。莫蘭軍隊人數不多，結了一個圓陣，那些強盜圍着亂殺。他們本是長於游擊的，蹤跡飄忽，



忽 然 木 中 縱 出 一 個 個 個 體 偉 人 來 飛 上 馬

來去莫定。莫蘭軍隊，無從抵抗慢慢的一個個給強盜們打死。太山觀看形勢，早已斷定勝負，懶得再看，只希望早出重圍，去追趕韋坡。太山從前總以爲韋坡給獅子吃了。所以驟然見了面，還疑心是個幻象，及至跟了他兩天，目光不離韋坡身上，纔知道確是韋坡。不過認雖認得清楚，心中不免又起了幾個疑問：第一個疑問，當然是那寶石在他身邊沒有？第二個疑問，是那個給獅子咬死的，不是他是誰？太山那時潛匿之所，正在琴痕手植的灌木之中。當時手自灌溉，非常重視，現在沒有人修理，憔悴不堪。虧得他失了知覺，所以一些不生成慨。看見一個強盜，同軍隊各人握

着刀，旋風似的互相擊刺。漸漸逼近太山潛伏之所。強盜的刀法很精，兩點般向軍人刺去。逼得軍人直向灌木中退去，忽地手一緊，強盜手起刀落，把軍人砍下馬去。他的尸首直栽上太山去。強盜見敵人已經下馬，正待旋馬過去，幫助那些伙伴。忽然灌木中縱出一個裸體偉人來，飛身上馬，把那強盜嚇了一跳。舉目打量那人，只見他手中並沒有刀，只背上背着一支標槍，一副弓箭，定了定神，飛一刀向太山砍去，打算把太山腦袋一刀劈開。不料一刀劈下去，卻劈了個空，明明站在面前的人，連馬都不見了。吃了一驚，正想找去。忽然覺得有件極大的東西，在腿上一碰。剛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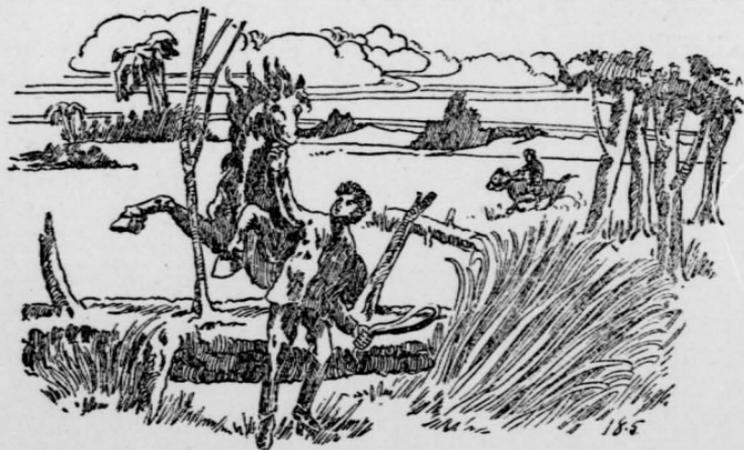
蘆葦中走出許許多多黑種武士向泥泊取金的磚邊走

回頭，左邊飛過一條鐵臂來，把他攔腰抱住，不等他掙扎，輕輕一提，摘下鞍橋。他的伙伴見他吃虧，呼哨而來，幫他動手。太山不等他們近前，就用他左右掃盪，攔那軍器。冲出重圍。到了圍外，纔把那人摺在地下，飛也似騎着馬追韋坡去了。太山走後，強盜同軍隊從新決戰起來。足足打了一小時左右，纔把軍隊殺個罄淨。只有莫蘭見神色不對，沒有全軍覆沒之前，帶着幾個人，殺開一條血路向北。部逃命去了。強盜們佔了優勝。當然把莫蘭軍隊挖出來的金磚，聚集一起，守候他們的黨魁回來，一同回村。想起方纔那個裸體偉人，平空從灌木中鑽出來，跳上纜殺死的敵人空

馬上，抓住他們同伴，舞着作爲軍器，抵敵全隊之人，一

了。他們纔走，蘆葦中走出許多黑種武士，向渥泊取來的

些沒有恐怖之色。大家對於人猿太山，又是沒有見過的，並且太山已給獅子吃去的消息，韋坡到處宣傳，都以爲太山是死的了。今天見了這真太山，還以爲是森林中賞善罰惡的大神，都有些膽寒起來。又見太山騎着馬，上倭克曼追章坡的那條路上去的。深怕倭克曼有失，等了半小時，見倭克曼還不回來，再也忍耐不住。一個人站起來宣言，要去找倭克曼。全體一律贊成。紛紛上馬。叫道：『那些軍隊，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金子放在此地，很是平安。決沒有人敢偷。我們要找倭克曼，還是一起去。』呼聲



來起將拉他把想繩轡住拉

纒歇，煙塵起處，這夥強盜擁着，經過空場，沖入林中，去

正踹在小枝之中，用力一提，身子一側，失了重心，直倒下

金磚邊走去。韋坡比倭克曼先入森林，不過倭克曼的馬比他好。一路追趕上去，兩個人中間的距離，漸漸縮短起來。韋坡恐有差池，緊催着馬前進。就是在極逼仄的路上走，也是絕塵而馳。聽見倭克曼在後面喝他住馬，也是不聽。只把靴跟上馬刺，向汗流浹背，鮮血淋漓的馬腹上亂刺。纔走二百多碼，迎面大道上，橫着一株斷枝。這是在森林走馬常遇見的事，到了這種地方，只用輕輕一縱，就可很安全的過去。巨耐韋坡之馬疲乏已極，腿都有些提不起來。一只前脚

去把韋坡從他頭上翻向前面，幾碼以外。韋坡一骨鹿爬起來，跑回去，拉住韁繩，想把他拉將起來。那匹馬不知究竟是站不起來，還是不願起來？只是不動。恨得韋坡喃喃咒罵，握着拳向馬頭上打去。拳頭尚未下去，倭克曼已經飛馬趕來。韋坡遠遠望見，不再去打那匹馬，搶起火槍，伏在那匹待死的馬後，瞄了準頭，向倭克曼就是一槍。把倭克曼的馬也打死了。倭克曼心細，沒有等馬倒下去，已經縱下了馬。見韋坡伏在馬後射擊，也照樣還擊起來。都沒有命中。互相打了好半晌，太山從後面追來，遠遠聽見一聲兩聲的槍聲，知道前面那兩個人，已在交手，看着那匹馬不濟事，還是從樹上去追，來得安全。丟下馬，縱上了樹，怕依着槍聲追去，中了流彈。從間道前進，可以望安全一些。不多一回，已到地頭。在樹葉中看着他們兩個，都躲在馬後，瞅個空，從馬後擡起身來，舉起槍，向對面敵人潛伏所在，就是一槍。槍彈出去，立刻向地下一伏。從新裝一顆槍子進去。對方之人，也是如此。韋坡的槍彈不多，因為此

番出來，本是莫蘭的俘虜，並不准許他攜帶槍支。手中這支槍，是從莫蘭部下陣亡兵士身上取來的。无多子彈，眼看着一顆顆減少下去，知道沒有了子彈，就不免要遭倭克曼的毒手。到了這將到人財兩空之時，腦筋又轉轍般在那裏打算逃生。暗想只有再用賄賂的一法，等槍中只剩了一顆槍彈時候。大聲叫道：「倭克曼！我們若是再是這樣像瘋子似的亂打，結局必有一個伏尸此地。究竟是誰？這是只能聽憑那上蒼選擇的了。我知道你的這般苦相逼，就為着我腰間藏着的革囊。你愛那革囊，我卻愛我的生命，同自由。我的愛這兩件東西，比別的珍寶都重。既如此何妨交易一下，我把寶石給你，你把我要的兩件東西給我。交易之後，各走各路，誰都不許管誰。交易方法，我先把革囊解下，放在馬尸上，先給你看。你得立刻也把火槍，槍托向着我也放在你的馬尸上。我就把革囊扔下給你。你得放我逃生。我所求的只有生命自由而已，你看怎樣？」倭克曼聽了，思索了一下，他的槍彈是已經用完

了。慨然道：『你要走，把革囊放下去。我也依你要求，把火槍托冲着你放下便了。』

韋坡已經如約放下火槍，只得從腰間把革囊解下。摸着革囊，很是凄然。想先倒他幾十顆出來，卻因倭克曼已經站將起來，一雙鷹眼直注他的身上，有些不敢。淒淒涼涼，把那鼓囊囊沈甸甸的革囊，放在馬腹上。站起來，提着火槍，倒縮着退入林中。倭克曼雖是見他走遠，還不敢前進，怕羅不測。因為他自己就是很陰險的，若是他做了韋坡，也不肯輕易把寶石丟手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有些不敢。他的疑心究竟有根據沒有？確是有根據的。韋坡退到倭克曼看不見之處，就站住了脚，躲在一株大樹後面，從那個地方望出去。正望得見他的那匹死馬，同馬尸上放着的革囊，舉起火槍，預計倭克曼走來之處，瞄定準頭，預備候倭克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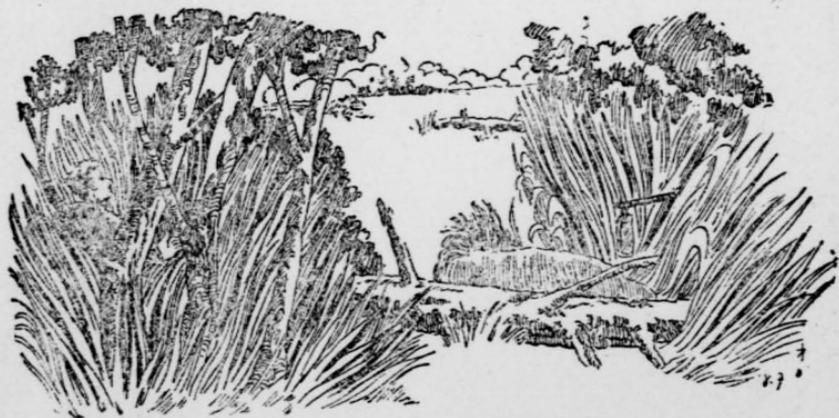
出來，打死他。他在那裏這般打算，倭克曼卻也不是渾人，怎肯就此如韋坡的慾望。提起自己的火槍，避開大道，從大道邊灌木叢中，悄悄繞道上革囊邊去。在地下爬着走。韋坡那邊一些看不出來。到了死馬附近，伏下。韋坡候了一回，只見倭克曼出來取那革囊，有些焦燥起來。正是焦燥，忽然看見距離革囊幾寸地方，灌木叢中，透出一支火槍的槍尖來。還不知道倭克曼的狡猾，正在遲疑，那個槍尖像一件有知覺的動物一般，往傍邊一壓，已將革囊上帶子挑住。一轉眼，那馬尸上的革囊，已經跟着槍尖，縮進灌木中去了。倭克曼始終沒有露面。韋坡因為槍中只剩一顆彈丸，雖是生氣，不敢妄動。倭克曼用詭譎手段，取到革囊，很為得意。一路笑着，退入林中。深怕韋坡失



站起來，提着火槍，縮着退入林中。

九

了革囊，隨後追來。韋坡卻不知倭克曼槍彈已絕，握着槍，呆呆躲在樹後，不敢動作，眼看着辛苦得來的革囊，給人搶去，哼都不敢哼一聲。太山見了那枚革囊，豈有不認識之理。見倭克曼從灌木叢中繞大灣向革囊邊爬去，也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在上面也緊緊跟着。倭克曼到了林中，志滿意得，急於要看一看囊中珍物。立定之後，先把舌尖伸出來，潤了潤嘴唇，兢兢業業，把革囊口上繩子解開。掬着掌湊到囊口，那只握革囊的手，握住革囊，向掌中一側，把中間的東西，倒了一些出來。倒出來時節，太山在對面樹上看得清楚，只見他面色已經有些改變，擡起手掌，湊到眼睛底下，仔細一看，雙眼一閉，罵了一聲。把掌中東西，向地下一擲。趕忙把囊中東西，悉數倒在掌中。用手指拈起來，一塊塊檢查。氣得喃喃亂罵。把他一齊扔下，還用腳亂踢。臉上神氣，同魔



那馬尸的上革囊已經跟着槍夫縮進灌木叢中去了

鬼一般。握着雙拳，一陣咆哮。太山在樹上看着，很是不解。猜不出倭克曼為什麼見了革囊中五色石子，這般生氣。他見韋坡扔下革囊走了，正想在暗中，留神偵查倭克曼行動。看他見了革囊中石子，作何感想。這革囊本是他的東西，很想從倭克曼手中，刼他回來。不料倭克曼有這種舉動。見他跳了一陣，扔下革囊，拾起火槍，飛也去追。韋坡去了。太山等他走後，縱下地去。把倭克曼扔下去的石子，一塊塊拾起來仔細一看，纔明白倭克曼生氣的緣由。原來從前那些光彩耀目的寶石，完全換了河中常有的石子。

——待續——

好消息 清導丸 是老人 年之利便 妙品



大便祕結為年老人常見疾病中之一患者未老先衰無論男女因大便之毒蘊結內腑以致週身衰殘矣往往便閉成爲痼疾患者急欲求治投以猛瀉之劑如瀉丸或藥水是誠謬誤之甚者也因瀉劑轉貽害腸胃軟弱所最要者乃是微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品功力出自天然即紅色清導丸俱此功力也山東烟台新泰鼎利運鹽公司喬峻塔先生來書云尊製紅色清導丸弟服用之後立見效果緣藥性平和對於通利大便非常有效驗向日弟之大便非五日不能通暢一次自服藥後每日清晨大便一次刻已成爲習慣陡覺通體舒暢不覺喜慰之至敢告海內同胞務望一嘗試之 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費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清導丸保男女安康

# 禮券

分

五角 二角

一元 二元 五元

五種

精彩 饋贈 最宜  
印色

本館發行五彩泥金精印禮券  
歷有年所信用卓著凡本館圖  
書儀器文具筆墨牋紙均可憑  
券兌換式樣精雅裝璜富麗喜  
慶送禮親友饋贈最為相宜學  
校用以給獎亦必備受歡迎

商務印書館  
謹啟

# 本社投稿簡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三 投寄譯稿，原文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譯稿詳細註明，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 稿信封與否，在五千字以下者，不論附稅足退，稿信封與否，在五千字以上者，不用附稅。惟長篇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得因豫先聲明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 本雜誌。

七 投稿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倘未經揭載，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稿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轉，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收。

十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收。

地1050(二)

14-11-14

注意：君閱諸君如欲閱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收。因地址或改，務問其必之。將事務必之。定號數單。姓名何戶。定處寄何。四項詳處。四項詳處。細開明。方實緣。定簿太。繁多非。繁重非。此四項。無難免。查難免。仍特先。寄明。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四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寄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 定價 |      | 預冊       |        |
|----|------|----------|--------|
| 全年 | 五十二册 | 每週       | 一册     |
| 半年 | 二十六册 | 數現款及兌票郵票 | 一角五分   |
| 全年 | 五十二册 | 四元       | 二元二角二分 |
| 全年 | 五十二册 | 四元       | 二元二角二分 |

| 郵費       |      | 埠        |      |
|----------|------|----------|------|
| 內(寄古新匯外) | 本    | 內(寄古新匯外) | 本    |
| 一角三分     | 二角七分 | 一角三分     | 二角七分 |
| 五角四分     | 二元八角 | 五角四分     | 二元八角 |
| 五角四分     | 二元八角 | 五角四分     | 二元八角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輪圖刻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逕寄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小說世界

# 兜安氏秘製補血丸



夫脾胃者乃受納消化飲食之利器也受納有定消化有定力所以一日三餐應其所需之量也膽不厭細食不厭精利其所化之力也由是而神清氣爽體常舒泰矣兜安氏秘製補血丸以瀉爲補蓋大便通則血自旺故以補名茲將其專治各症列后

大便不通嘔惡作酸舌苔黃膩肝胃不和膽汁泛溢胃脘脹痛積食不化反胃噎食小孩疳積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  
半每打七元半